

第十一章 演變潮流與漸層擴散

從第六章到第十章，我們根據社會方言調查資料，考察了漳泉競爭下，〈入〉字頭聲母、央元音、聲調三個主要變項在不同的方言區(老漳區和老泉區)的變化趨向，以及在不同結構下的變化速度。並且在每一章都對我們的調查結果做了分析，並提出可能的解釋。

這一章要總結起來，討論四個問題：

1. 從本研究的變項來看，在大部分的變項競爭中，漳音都是勝利者，為什麼？漳泉競爭是方言的競爭？還是變體的競爭？如果是方言的競爭，漳泉之間的競爭力如何比較？如果是變體的競爭，抽象的變體又如何決定音變的方向呢？本章第一節的討論結果否定了方言競爭的假設。

2. 為什麼音變有一定的方向？音變的趨勢是否如薩丕爾(Sapir)的潮流論所言早已潛伏在祖語時代。大潮流能夠反抗嗎？反潮流的命運如何？本章第二節的討論結果支持潮流論(theory of drift)。並認為潮流反映了語言普遍的變化趨勢。

3. 音變規律的運作是突然而全面的嗎？依照社會語言學的一般認識，所有的音變的運作都是「漸層擴散」，那麼音變的漸層性不止表現在詞彙上而成「詞彙擴散」，也應該表現在結構的差異上。第三節的討論支持「結構擴散」的假設，並提出更概括性的「範疇擴散」理論。

4. 「範疇擴散」理論要成立必須先承認變項作為結構單位的假設，第四節的討論支持「變項本質論」、「變項結構單位論」。但是這個理論也衍生了一些相關的問題，即變項的結構單位有沒有基底形式？如果有，如何解決由底層到表層的自然性問題？如果沒有，如何解釋方言競爭的不自然音變？第四節討論所有的相關問題。

11.1 方言競爭？變體競爭？

如前所述，在大部分的變體競爭中，漳音都是勝利者，為什麼？漳腔憑什麼有比泉腔更強的競爭力呢？如果漳腔之所以取勝是因為漳州方言具有較大的競爭力，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得到語言社會學的證據？

11.1.1 漳泉音的競爭成果比較

由第六章到第十章我們討論了〈入〉字頭聲母、三種不同音節結構的央元音韻類、三種聲調的社會方言調查，結果發現每一個變項都有明顯的優勢變體。總結漳腔變體和泉腔變體的競爭，事實上已經分出勝負了。

以下我們將 12 個變項的各種變體以及競爭得勝的變體羅列如下表，以資比

較。取勝的變體是現在的台灣優勢音，也應該是未來的優勢音，因此被認為是新台灣話的內容(下表中擬測的共同閩南語和台灣已經消失的變體用*標示)：

(1) 漳泉音競爭成績表

		韻類	閩南 祖語音	老泉音	新泉音	老漳音	新漳音	台灣音	例字
〈入〉 字頭	1.	入	*j	j	l	j	g(i)	l	二、熱…
單元 音韻	2.	居居	*y	i	u/i	i	—	i	魚、去…
	3.	居龜	*i	i	u/i	u	—	u	自、思…
	4.	科伽	*ə	ə	e	e	—	e	短、退…
	5.	科檜	*uə	ə	e	ue	—	ue	火、皮…
複元 音韻	6.	雞稽	*əi	əe	ue	*ei	e	e	雞、鞋…
	7.	杯稽	*əi	*əe	ue	*ei	e	e	八、買…
	8.	鉤沽	*əu	*əu	io	*ou	ɔ	io/ɔ	後、貿…
陽聲 韻	9.	箴箴	*əm	im	im	ɔm	am	im	蔘、森
陽入 本調	10.	陽入 本調	*130	230	30	120	220	220	著、白…
陰上 變調	11.	陰上 變調	*23	23		33		33	永、好…
陽平 變調	12.	陽平 變調	*12	11		22		22	茶、鋤…

上表中凡競爭得勝的變體加網底標示。漳泉競爭的成績，老泉音全軍覆滅，剩下的是新泉音和漳音的競爭，12 個變項中，漳音得勝 9 項，新泉音只得勝 3 項 (第 8 項 io 其實只是略具優勢，還沒有得到全勝，我們也算泉音得勝)。如果以此為方言勢力的指標，兩者的比率是：漳音的勢力是泉音的 3 倍。

從上面的成績表看來，漳泉競爭中，漳音的確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因此我們很容易相信漳音得勝是因為漳州方言贏過泉州方言。「漳音得勝」和「漳州方言贏了泉州方言」如果只是兩句「同義複述」(paraphrase)，這樣只是換了說法。如果我們主張「漳州方言贏過泉州方言」是「漳音得勝」的原因，則我們必須先證明在方言社會學的意義上漳州方言比泉州方言具有更強大的競爭力。

11.1.2 漳泉的方言競爭力比較

怎樣證明一個語言比另一個語言具有更強大的競爭力？我們應該有一些語言社會學的證據。洪惟仁(1995e)曾把語言及方言的競爭力分析為五種，即：人口、經濟、政治、文化、認同意識。該文云：

「競爭力懸殊的弱勢語言或方言必然會因為和強勢的語言或方言發生無限接觸而趨於萎縮或被消滅，但是勢均力敵的方言互相競爭時則會發生方

言融合。……漳泉之間融合成一個不漳不泉的台灣優勢音便是一個具體例子。漳泉之間，無論人口、經濟、政治、文化、認同意識，都沒有懸殊的差距，當漳腔與泉腔發生接觸，融合成什麼樣的方言是一件有趣的問題。」

的確，我們實在沒有任何語言社會學的證據證明漳州方言的勢力比泉州方言強。但以上 5 種語言競爭力(人口、經濟、政治、文化、認同意識)中唯一可以得到量化的數據是人口統計。依 1926 年台灣總督府《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的統計，當時台灣漢人共 3,751,600 人，各祖籍別的人口及百分比合計如下(陳紹馨 1972: 187)：

閩南語系	3,172,200 人	84.6%
泉州腔	1,701,900 人	45.4%
漳州腔	1,335,500 人	35.6%
潮州腔	134,800 人	3.6%
其他閩語系	36,500 人	1.0%
客家語系	783,400 人	13.1%
其他漢族人	48,600 人	1.3%

這是以行政區劃為準，而不是以語言別為準所做的統計數字，行政區不一定和方言區一致，譬如漳州府有詔安客、潮州府有饒平客，而惠州府有一大部分是閩南語人口。不過截長補短的結果，客家語系為主的行政區佔 13.1%和一般估計客家人口佔台灣漢籍人口 13.5%的數字相當一致，可見依行政區所做的統計數字和方言使用人口數字差不多。

漳泉閩南語人口總計 81%，遠比其他任何語言都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我們很可以斷言閩南語在台灣的优势是因為人口競爭力的優勢。

但是我們再仔細比較漳泉的人口比率，泉腔人口共 45.4%，比漳腔人口共 35.6%，多了將近 10%。而如前所述，漳音的勢力是泉音的 3 倍大。看來，漳音得勝的原因不能歸因於人口競爭力。

漳泉方言勢力還有一個可以比的是「文化」，雖然很難量化處理，但是一般人的「語感」，覺得「泉州話比較有文化」。證據是泉州有南管，南管說的是標準的泉州話，漳州的音樂是北管，北管說的是「正音」(大概是明、清的下江官話)，漳州沒有自己的戲曲。

歌仔戲雖然源自漳州腔的宜蘭，但是根據我們的觀察，發展的結果，歌仔戲卻變成表現「台灣普通話」(general Taiwanese)最敏感的戲種。歌仔戲的演員不管說什麼腔(楊麗花是宜蘭人、許秀年是麥寮人，宜蘭屬老漳區、麥寮屬老泉區)，演戲的時候都會揣摩出台灣普通腔，而把自己的方言掩藏起來，所以歌仔戲的表

演語言不是漳州腔，而是「台灣普通腔」。

民間歌謠也以泉腔為主，比如北部地區流行的「相褒歌」就是以老泉區的坪林產茶區為中心向外擴散的，相褒歌不止流行在老泉區，還擴散到周圍的老漳區，如宜蘭、雙溪、萬里、金山、桃園。仔細研究相褒歌使用的語言，老泉區是絕對不用漳腔押韻的，老漳區即常常出現押泉腔的韻。這個現象顯示相褒歌泉腔的優勢（詳參洪惟仁 2002B、2002）。

還有流行歌源自台北的大稻埕，大稻埕屬新泉區。現代流行歌的歌手雖然母語不是新泉區的口音，也喜歡押新泉音的韻，用新泉音，覺得比較文雅。

總的來說，泉州腔給人的感覺是「比較文雅」，這種方言價值觀不但表現在語體轉換(style switching)的語用行為，還表現在某些字類的文白異讀，如〈居居〉類、〈鉤沽〉類傾向於接受泉音做為文讀音，而以漳音為白讀。

至於漳腔方言也不是完全的劣勢。根據我們的地理方言學調查，台灣閩南語的確已經在南部嘉南大平原形成一個「混合腔」（參【附錄 03】）。台灣漳泉移民有一個聚集的傾向，就是泉州移民偏愛海邊、港口、都市、茶山，而漳州移民偏愛平原、山坡地的農村，因此嘉南大平原以漳州人佔優勢。這個混合區的方言以漳州腔為優勢是可以預料的。漳州腔原來有許多方言差，但是經過二、三百年的融合，事實上漳州腔早一步開始一致化了，而形成混合腔的主要成分。但關廟至茄荳的漳腔方言還保存一點漳浦音特色(如 ts^h 唸成 s)。

相對於混合腔的一致化，台灣中、北部的方言則仍多保守閩南語原鄉方言特色，而呈現口音的多樣化。戰後，由於以台北為核心的北部地區逐漸形成為台灣的經濟中心，隨著人口移動，各地口音都在北部匯集，北部原來清楚的漳泉分界，逐漸被新移民入侵，漳泉分區變成混沌不明。

漳州人口雖然不及泉腔人口，但是因為漳腔方言早日在混合腔的融合過程中佔了優勢，當這個混合腔隨著經濟中心的北移而北移，並進一步領導台灣普通腔(General Taiwanese)的形成。

上面的論述除了人口數可以證明為泉州人口略具優勢外，其餘都只是基於一種觀察，其實際競爭力如何無法做科學的調查與估算。總計起來，漳泉兩個方言的競爭力大概處於「勢均力敵」的態勢。

社會語言學討論語言演變，可以歸因於外在因素(external factors)和內在因素(internal factors)，漳音得勝的原因既然不能求諸語言社會學的外在因素，那麼我們只好求諸語言內部的動機了。

11.2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歷史語言學家討論語言變化的普遍性常常可以舉出一些「普遍性」的規律，譬如「簡化」(simplification)、「同化」(assimilation)等。可惜大部分的傳統歷史語言學家只是從規律的觀點看規律的普遍性，對於音變的實際過程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薩丕爾(Sapir 1921, chap. 7)是第一能夠從整個語系來看音變的普遍趨勢的人。他指出一個普遍的語言變化規律，可能在同語系內各個語言普遍地發生，這些語言雖然散佈在不相往來的、廣大的、懸隔的地域，卻都像潮流(drift)中的小舟一樣，不由自主的隨波逐流，往相同的方向漂泊。這是薩丕爾有名的「潮流論」、或譯為「漂流論」(theory of drift)。

薩丕爾所舉的例子是印歐語系形態格(morphological case)的崩潰，格形態變化本來就是有標的語法標志，漢語就沒有什麼型態變化。印歐祖語把形態格發展到 8 個之多，這麼多的形態格顯然是高度有標的(highly marked)，依照有標形態容易崩潰的假設，簡化是必然的趨勢，可見印歐祖語顯然早就潛伏了形態格崩潰的動機(motivation)。雖然印歐語系的語言散佈到橫跨歐亞大陸的廣大地域，但是隨著時代的推進，格位崩潰的動機卻在各個分支語言紛紛發酵，因而在各地進行了平行演變。這是我們對「潮流論」的理解。

我們把「潮流」有兩種：一種是「分流式的潮流」，方言的發展雖然有一定的方向，卻趨向於分化(divergence)；一種是「匯流式的潮流」，接觸的方言趨向於會同(convergence)。分述如下：

11.2.1 分流式的潮流

所謂「分流式的潮流」指一個語言的方言變化雖然有一定的方向，卻趨向於分化(divergence)的潮流。

King (1969:202) 說：「大部分的潮流案例是簡化」，他舉的是音韻方面的例子：德語的韻末濁音清化，大部分的德語方言都接受這個音變規律。漢語也有一些簡化的潮流，如濁音聲母清化、塞音韻尾脫落、聲調數的減少……，由北而南平行地發生在大部分的漢語方言。

另外一種潮流是「同化」，何大安(1988)討論了印歐語、阿爾泰語和漢語的顎化，顎化是最普遍的潮流，發生在世界上大部分的語系。

在一個語言的各分支方言中同時發酵的音變律通常只是一個限制(constraint)的運作，迴避限制成了各個方言變化的動機，但是這個限制並沒有規定一個變化的方向，這就演成了「分流式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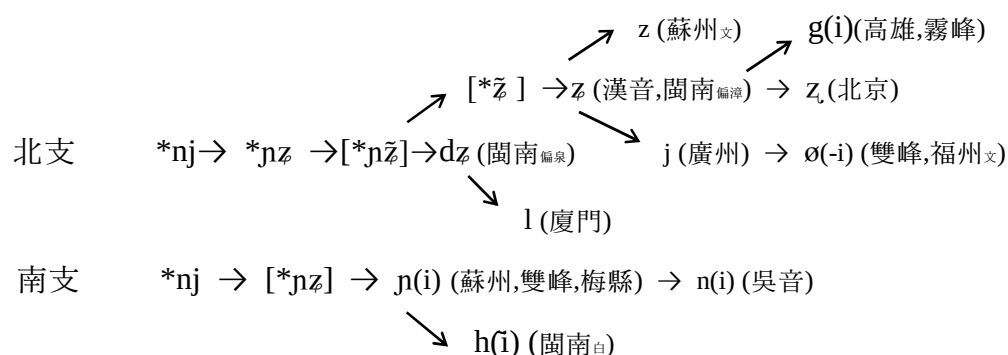
拙文〈漢語送氣音與鼻音衍化的動機與類型〉(洪惟仁 2000c)是一個討論分流式潮流的例子。這裏引用〈日〉母衍化的動機以及分化為例做一個說明。

漢語〈日〉母的衍化不但是同化，也是簡化。照一般的擬音，〈日〉母的上古音形式是**nj*，由於受到介音的同化而「顎化」，中古以後發展出鼻擦音來了，其過程擬為：**nj* → **nʒ* → [**nʒ̥*]。鼻擦音是一種高度有標的音，是音韻上的一大限制，漢語出現了這樣的音，漢語方言不得不想辦法迴避這個限制，任何方言任何方言都無法避免的，因而成為漢語方言音變上的一個「潮流」。拙文把迴避鼻擦音當成是這個潮流中，〈日〉母衍化的動機(motivation)，鼻擦音的衍化變成了漢語的「潮流」(drift)。

但是迴避限制的方法不止一個，可以有幾種不同的策略(strategy)可以提供方言選擇，如取消鼻音，這是一種策略；也可以取消擦音成分，這又是另一種策略。兩個策略都是一種簡化。不同的策略產生不同的音變類型，〈日〉母字因而有許多不同的方言變體，演出多采多姿的方言分化(divergence)劇目。

在這個分析下，拙文從紛繁多彩的現代漢語方言分化流變過程整理成一個沖積扇的水系，得漢語〈日〉母的分流式潮流圖，茲略作修改引用如下(圖中所標示的是各個漢語方言在潮流中進化的階段，並不代表譜系的關係。違反音韻限制的階段用[]括起來，方言可能跳過這個階段，直接演變到下一個階段)：

(2) 漢語〈日〉母音讀分流圖



語聲母 *nj- 的階段就直接顎化爲舌面鼻音*jɲ-, 根本沒有機會變成鼻擦音, 預先迴避了鼻擦音限制。南方漢語多半採取這個策略, 因而保存了鼻音。閩南語的白話音繼續去口音化(debuccalization), 而變成 h(i)。

由此看來閩南語的〈入〉字頭 j [dz/z] 是漂流在漢語〈日〉母衍化大潮流中第一支流的小細流。它會變成今天這個音不是偶然的, 是上古的*jnj, 到中古的*jɲz[*jɲʒ], 變成一個非常有標的鼻擦音聲母, 爲了迴避鼻擦音, 採取去鼻化策略所產生的結果。

但閩南語的 j [dz/z] 是唯一的濁擦音或濁塞擦音, 涵字很少, 功能負荷低, 遂繼續發生音變, 這是近一兩百年才發生的事件。

11.2.2 匯流式的潮流

所謂「匯流式的潮流」, 指接觸的方言紛紛放棄方言特色而趨向於會同(convergence)的潮流。但當兩個方言互相接觸時, (2)所顯示的各種不同的變體會發生競爭, 競爭的結果可能產生兩種妥協方案:

一、文白分工: 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變體各自分佈在不同範疇, 甚至不同意義的詞彙, 謂之雙生詞(doublet), 乃至三生詞(triplet)、四生詞(quadruplet)、五生詞(quintuplet), 統稱爲「雙生詞」。不同形式的同源詞共存於同一個語言, 通常是由於方言接觸所產生的語言層沉積, 在漢語語言學通稱爲「文白異讀」。前述〈日〉母閩南語通常有文白兩種唸法, 如「耳」白讀 hi, 屬於南支的分流, 但文讀音 ji², 用在「木耳」bək⁸ji²一詞, 則是北支在南方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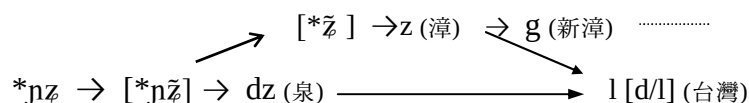
還有, 漳泉競爭的結果也會造成文白分工, 比如 7.2.1 提及的〈居居〉類有些字有文白分工, 許多人「_{在室}女」唸 li²、「_{北一}女」唸 lu², 就是一個例子。8.1.3 也提及〈鉤沽〉類的字, 雖然都是文讀音, 但漳音有當成白話音, 而泉音有被當成文讀音的傾向。如同韻字口語詞如「_忠厚」字唸的是漳音 ho⁷; 但讀古詩文, 或有些比較文的詞彙, 如「_皇后」、「_後悔」等詞中, 多半採用泉音 io, 新泉音和新漳音兩個變體有文白分工的現象。

二、競爭淘汰: 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變體互相競爭, 互不相讓的結果, 留下一個變體, 其餘的變體被淘汰掉。這種現象常常不只是發生在一兩個字, 而且整個字類的字音都紛紛向主流靠攏。這是方言會同(convergence)的局面。

在方言會同的過程中, 不止是 b 變體被淘汰了, 還有 c, d, e ……等變體也一起被淘汰了。這些變體如果不是因爲方言接觸, 發生變體的競爭, 他們可能有機會慢慢成長, 而分化出來, 也就是圖(2)所示的方言分化的模式。具體的實例, 如表(1)所列的新泉音、新漳音, 如〈入〉字頭的 g; 單元音韻類的新泉音的 i 或 u, e 或 ue …; 或一些非升調、非中調的調型變體, 他們並沒有違反什麼限制, 如果不是漳泉方言接觸, 它們不會受到淘汰的命運。但是在台灣閩南語的漳泉競爭中, 卻表現了競爭的弱勢而被淘汰了。這種方言變體競爭淘汰的情形可以繪成

如下的圖式 (圖(2)的 z 在閩南語不一定顎化，所以下圖中改為 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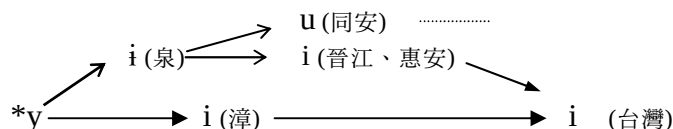
(3) 〈入〉字頭方音匯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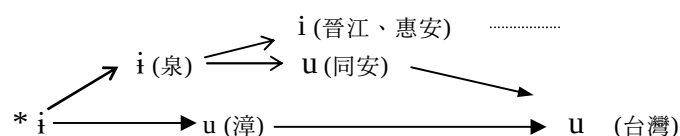
上圖顯示，在〈入〉字頭的漳泉競爭中，泉音 $dz \rightarrow l$ 的音變規律是主流，新漳音 g 在競爭中落敗，被 l 截流，逐漸走向枯竭。l 最先發生在泉州方言，漳泉腔競爭的結果，逐漸變成新台灣話的主流。

另外我們再舉央元音位移的例子。我們只要舉第七章單元音韻類的調查結果 (7.2 節)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這個匯流式潮流的流向。以下是一個回頭演變的例子，關於回頭演變我們在 11.4.3.2 節再詳細討論，現在只討論「匯流現象」。

(4) 〈居居〉類方音匯流圖



(5) 〈居龜〉類方音匯流圖



上面的兩個圖顯示，漳泉音在台灣競爭的結果，漳音取得主流的地位，成了會同的中心。泉音分為兩種變體，一種和漳音相同的，和漳音聯手匯為主流；一種和漳音不同的，走向沒落衰退的命運。

我們可以從語言社會學的觀點認為漳音所以得勝是因為得到部分新泉音加入陣營，增強了勢力。但是即使如此，也不是因為漳州方言的勢力戰勝了泉州方言，而是因為新泉音和漳音得到認同，而成為主流。

11.2.3 截流與枯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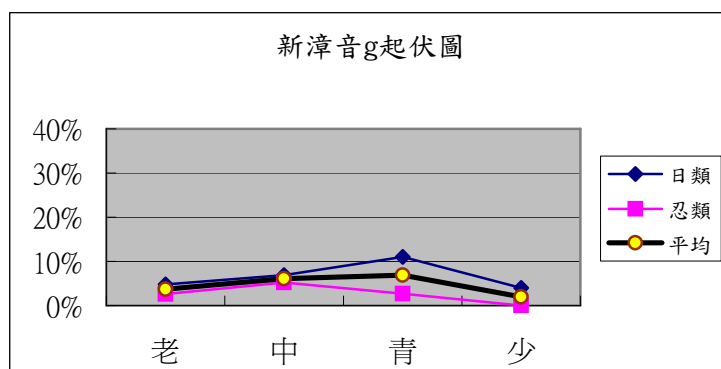
上文中我們提到「截流」這個詞，在這裏需要和「枯竭」一起進一步說明一下。現在把注意力集中在方言匯流運動中競爭失敗的變體上，先討論圖(3)所示的 g 變體的枯竭。第六章討論〈入〉字頭聲母競爭失敗的新漳音 g ，這個音只出現在漳腔區的齊齒韻母的兩個字類， g 在老漳區的年齡層分佈如下圖所示：

(6) 新漳音 g 的年齡層分佈

	老	中	青	少
日類	4.8%	6.9%	11.0%	4.0%
忍類	2.6%	5.2%	2.7%	0.0%
平均	3.7%	6.1%	6.9%	2.0%

繪成曲線圖如下：

(7) 新漳音 g 起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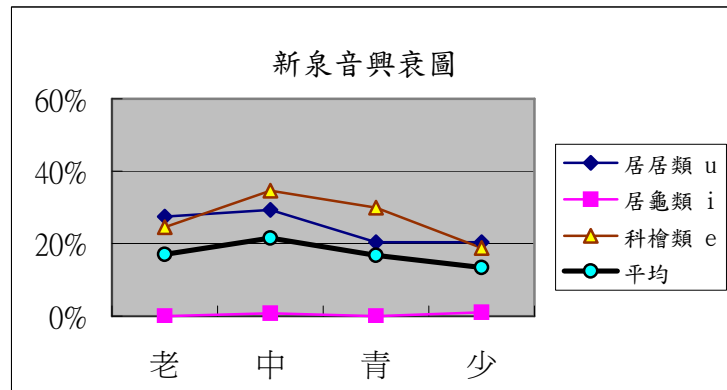
g 變體在泉腔區是完全沒有市場的，上面兩個圖表顯示，g 在老漳區也沒有什麼市場，平均只有 4.8% 的佔有率。雖然如此，其發展曲線卻表現了在中青年層有起勢，而青少年層又衰落下去的趨勢。這個圖式可以解讀為漳腔區正開始發生了 $j \rightarrow g$ 的音變律，起先受到中青年層的歡迎，便立刻因為新泉音 l 的競爭，青少年紛紛轉向 l 靠攏。

再看央元音韻類新泉音的命運。請回憶 7.4.2 節討論新泉音的起落情形。這些競爭失敗的變體就是和漳音不同的新泉音，我們在老泉區也同樣看到這些在年齡層上表現的起伏趨勢。茲將 7.4.2 節表(17)、圖(18)拷貝如下：

(8) 新泉音變體的年齡分佈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居居類 u	27.5%	29.3%	20.4%	20.4%
居龜類 i	0.0%	0.8%	0.0%	1.0%
科檜類 e	24.5%	34.6%	29.9%	18.8%
平均	17%	22%	17%	13%

(9) 新泉音興衰圖



上面的圖表顯示這些新泉音如果沒有遭遇到漳音的競爭，可能有機會繼續發展下去，但是在漳音和跟漳音同形的新泉音聯合競爭之下，它們不得不趨向於沒落，也就是圖(4)(5)所示的新泉音被「截流」而走向「枯竭」的命運。

這裏要深入思考一下所謂「截流」的意思是什麼？是(a)已經學會舊音的變成新音？還是(b)新生代逐漸轉向使用新音靠攏呢？

情況(a)是一種個人的方言轉換(shift)，一個個人方言原來講 a 變體，後來因為方言接觸的關係，轉而使用 b 變體。比如說一個泉腔區長大的人，年輕時說新泉音 u，年紀大了以後變成 i，或年輕時說新泉音 i，年紀大了以後變成 u。這種情形應該是有的，但是我們沒有機會去追蹤個人的音變史，所以實際的情形不得而知。但是我們猜測這種情形不多，因為一般認為人十四、五歲時母語已經成熟，口音已經固定下來，以後就很難改變¹。表現在圖(4)(5)中的是虛線所表示的：泉腔區那些已經學會新泉音的人，一生保有和主流的漳音不同的口音，但新泉音隨著使用者年齡的生長、死亡而「枯竭」。

(b)是在一個方言區的新生代一開始就放棄了祖傳的 a 變體，而採用主流的 b 變體，他們一生中沒有再恢復使用古老的 a 變體。就是說他一開始就被「匯入」主流了，這種情形由主流變體而言，就是所謂的「截流」。

我們可以用河道侵蝕做比喻。假定現在有一條河，本來往東流，因為另一條河流的侵蝕，東流河道被從中截斷，河水大量往東南流。起初東流的河道還繼續存在，但是因為東南流的河水越來越強，河道侵蝕越深，變成「主流」，終於把所有的河水都截走了，東流的河水遂走上枯涸的命運。方言匯流所產生的「截流」與「枯竭」完全類似這樣的情形。

11.2.4 主流與語言普遍性

這一節要討論的是，當方言接觸時，不同的變體發生競爭，為什麼有的變體

¹ 詩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摧」便是此意。

會變成主流，而其他的變體會遭到淘汰的命運？

河流改道是地質學上經常發生的事。河流改道有時是人為的因素，有時是自然的地形變化。方言接觸變化也一樣有人為和自然的情形。方言向標準語靠攏，方言特色逐漸衰退是世界各國都在發生的「標準語化」(standardization)趨勢，這是人為因素，也就是非語言因素(non- linguistic factors)；台灣閩南語並沒有規定一個「標準語」，漳泉競爭是「自然競爭」。我們已經在第一節中把語言社會學的外在音素排除掉，不得不從語言內部找尋音變的動機。

除非非語言因素的介入，自然音變的動機一定是具有語言普遍性的，我們相信合乎語言普遍性的音變律才能成為音變的潮流，不自然的音變律及其衍化的方言變體總是難逃被揚棄的命運，自然消失。所以我們要解釋漳、泉方言變體競爭之所以勝、之所以負，必須要有語言普遍性的證據支持。

我們在第六到第十章各章中對於方言變體競爭勝負之所以然都提出了解釋，每一個變體的勝、負都力求給予語言普遍性的解釋。

關於〈入〉字頭變體，我們把 j 的衰退看成是一種簡化，因為 j 的功能負荷太低，無法阻止音系的簡化，只有放任 j 和其他的音位合併。至於 l 和 g 兩個新變體的競爭，我們舉出三個理由，證明 Ra: j→l 比 Rb: j→g 的規律簡單、自然，Rb 不但是不自然，並且製造了更嚴重的功能負荷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新泉音 l 會取勝新漳音 g 的原因(詳參 6.4.3 節的討論)。

關於央元音的崩潰，我們引用了 UPSID 有關世界語言的採用數，證明央元音的有標性(markedness)是央元音崩潰的動機，在漳泉競爭中，漳音所以取勝泉音是因為漳音系統沒有央元音，漳州方言早就把央元音變成無標的非央元音了，這就註定了漳音取勝的命運，而不是漳州方言在競爭中取勝了泉州方言。

但是漳泉方言或泉州內部方言之間關於央元音位移的方言各自採取不同的位移策略，因而產生前移、後移的變體，競爭結果「定向位移」取得勝利，在複元音韻類，漳音變體對於老泉音採取了「定向前移」策略 (i, ə 一致地前移為 i 或 e)而取勝，在陽聲韻類新泉音也因為採取了「定向前移」策略(在 -m 之前或在 -n 之前，都一致前移為 i)而取勝。換言之，在央元音的變體競爭中是「定向位移」取勝了「不定向位移」，並不是漳州方言在競爭中取勝了泉州方言。

關於聲調的變化，我們也歸納出兩個限制：「平調化」和「中調化」做為聲調變化的動機。「平調化」是一種特徵「簡化」、中調化是一種「中和」，兩者都是音變的自然趨勢。雖然表面上看，是漳音取勝了泉音，從語言普遍性來解讀，則是較無標的聲調取勝了較有標的聲調。

由上面的論證看，漳泉競爭並非方言的競爭，而是變體的競爭，雖然表(1)顯示在 12 個變體的競爭中，漳音取得 9 項勝利，但這是因為：

1. 漳音是比較新的形式，泉音比較保守，老泉音延續了共同閩南語有標音

的包袱，註定了失敗的命運。

2. 新泉音也不完全是失敗的，有些變體比漳音自然，還是取勝了，最明顯的是〈入〉字頭，雖然漳音和老泉音都一樣唸成 j，但是該變的還是要變，j 衰退了，新漳音也不得不讓給更自然的新泉音 l。

3. 有些新泉音分為二種，其中一種和漳音相同，一種和漳音不同(如表(1)所示的 1 至 3 字類)，這種情勢表示漳音得了部分新泉音的投靠，勢力大增，即使從語言社會學的角度，我們也可以預期漳音的勝利，雖然我們不從語言社會學的角度來解釋。

總之，在漳泉變體的競爭，誰勝誰負不是偶然的，能夠在競爭中取勝的變體一定是較無標的，其音變律也一定是較合乎語言普遍性的。在方言競爭中，越無標的音變律所產生的變體競爭力越強，越有機會成為方言會同的中心，發生整流作用，成為一個語言發展的新潮流；相對的，有標性較高的音變律所產生的變體，在方言競爭中必然會被截流而趨向「枯竭」。

我們所謂的語言普遍性，在本論文 2.4.2 節已經作了詳細的分析，這裏需要重申的是我們採取 Chomsky 的分法把語言普遍性分析為「原則與參數」，人類語言的共通性用原則(principle)來解釋，而差異性乃因參數(parameter)的不同所造成。

把這個理論分析模式應用到潮流論(drift)，就是這樣的圖式：當一個語言發生音變的潮流時，有原則的部分，也有參數的部分。能夠變成潮流的音變律一定是具有語言普遍性的限制(constraint)，只有服從語言普遍性「原則」的音變律才能成為語言音變的動機(motivation)與方言會同的方向(direction)；但做為「原則」的限制只規定方言不能不「變」，卻沒有規定要怎麼「變」，音變的方向當然也要合乎語言普遍性的，就是「參數」，參數可以有複數的選擇，方言可以從中選擇一個參數做為音變的「策略」(strategy)，不同參數的應用就造成方言變異與方言分化。這個分析模式可以圖示如下：

(10) 語言普遍性與潮流的匯流與分流衍化關係圖式

A 原則(principle) = 動機(motivation) =

→ 匯流式潮流(drift) → 會同(整流) → 主流

B 參數(parameters) = 策略(strategy) = 變異(variation)

→ 分流式潮流 → 分化 → 支流 → 枯竭

總之，台灣閩南語的演變表面上是漳泉的方言競爭，其實方言競爭只是催生或加速了主流音變律的運作，而能夠成為主流的音變律一定是比較普遍的、自然的、無標的。方言接觸雖然也是一種「外在因素」(external factors)，但新台灣話的形成在自然競爭下所產生的匯流式潮流，具有語言普遍性的內在動機。

11.3 漸層擴散與結構擴散

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看來，所有的語言變化，不論是那個層次的變化，都是漸層的(gradient)，而不是突然的(abrupt)。音變的「漸層擴散」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從非語言的社會層面來看，一是從語言的結構層面來看。

從地理方言學來看，由某一個方言先變，然後擴散到其他的方言，這樣的音變過程謂之「地理擴散」(geographical diffusion)，或傳統地理方言學家所謂的「波傳論」(wave theory)；由社會方言學來看，音變由一個社會階層逐漸擴散到其他的社會階層，謂之「社會擴散」(sociolinguistic diffusion)。

漳泉系閩南語有一條 $j \rightarrow l$ 的音變規律，這個音變是由泉州開始，然後逐漸向廈門擴散。在台灣也是由泉腔區開始擴散，特別是由西海岸的海口腔(偏泉腔)開始發生，往同安腔淡水、三重(上列這些地方差不多已經完成變化了)、新竹擴散(老年層還有 j 讀)，然後是山區的安溪腔，最後連漳腔也開始擴散了。這是「地理擴散」的例子。

假設一個方言社區並存著兩種變體 a 和 b (假定 a 是泉音， b 是漳音)。現在有一個鹿港人施先生，鹿港話的 x 變項現在並存著兩個音，他可能做這樣的切換：出門上班、購物用 b ，但是回家跟父母說話用 a ，跟老婆、兒子說話 a/b 。正式談話說 b ，說笑時卻說 a ……，他隨時都不自覺地在做「方言切換」(dialect switching)和「語體切換」(style switching)。但是他要選用什麼變體不是隨便的，而是看場合、看對象切換。

不只這位施先生，他周圍的人越來越多的人做同樣的「方言切換」(dialect switching) 和「語體切換」(style switching)，階級越高， a 變體使用得越少， b 變體的使用率越來越多；隨著年齡的下降， a 變體使用得越來越少， b 變體的使用率越來越多。我們可以預測將來有一天所有的鹿港人不再使用 a ，鹿港話就完成了一個 $a \rightarrow b$ 的音變過程。這是典型的「社會擴散」的例子。

回到語言內部的結構層面，我們所觀察到的仍然是「漸層擴散」的現象，我們把這個現象叫做「範疇擴散」(categorical diffusion)。由詞彙的層次看，音變由一些詞彙逐漸擴散到其他的詞彙，謂之「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音變由某一個字類擴散到其他的結構，謂之「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

總而言之，從語言的「異質性」，我們只能推衍出一個假設，那就是所有語言的演變，不論是語言外的或語言內部的變化都是漸變的，所有音變律的擴散都是漸層的擴散，無所謂「突變」現象²，我們把這個假設叫做「漸層擴散」(gradient

² 請注意這裏講的是音變律的擴散是漸層的，而音位個別的分合現象，比如 /o/ 和 /ɔ/ 兩個元音混同為一個元音/o/，這也是一種音變，這種情形是特徵的改變，比如取消了[+mid]這個特徵，這種改變是突然的改變。又如有些方言「牛」 gu^5 唸成 bu^5 ，發音部位的變化也不可能是漸變

diffusion)。

傳統詞彙擴散的研究文獻是不分「詞彙擴散」與「結構擴散」的，雖然過去沒有「結構擴散」的名稱，但這不是說「結構擴散」沒有人研究過。事實上許多「結構擴散」的研究是在「詞彙擴散」的名義下進行的。

所謂「結構擴散」屬於「範疇擴散」的一種所謂「範疇」(category)指一個變項(variable)所涵蓋的所有語言形式，一類語言形式就是一個「範疇」。「範疇」是有層次的(hierarchical)，比如我們可以把「韻尾」當作一個變項，討論韻尾的消失，這樣「韻尾」就是一個「範疇」。可是「韻尾」(ending)有「滑音韻尾」(off glide)、「輔音韻尾」或稱「韻末」(coda)，這樣一個「韻尾」的範疇可以分為兩個「次範疇」(sub-category)；「輔音韻尾」也可以再分成兩類：「塞音韻尾」和「鼻音韻尾」，這樣又可以再分為兩個「次範疇」……，分析到最小的範疇就是一個一個個別「詞」的韻尾了。不論是大範疇或次範疇，一個一個地逐一開始變化，這就叫做「範疇擴散」。

「範疇擴散」是一種類比變化(analogy)，某個字發生音變，其他的字也跟著變，某個字類變了，其他的字類也跟著變。變化的規律有些是自然的音變，有些是不自然的，但是在接觸變化中，兩種變化都可能發生。一個音變律可以在任何一個範疇內發生，假定一個範疇有 a, b, c, d ……等次範疇，漸層擴散的程序像是骨牌效應一樣：a 變了再變 b，b 變了再變 c，c 變了再變 d ……，直到整個範疇內所有的次範疇都變過來了，這就完成了整個音變程序。

「範疇擴散」可以根據擴散層次的不同分為兩大類：「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和「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

(a) 詞彙擴散

一個音變律開始發生在詞彙 W^1 ， W^1 變了再變 W^2 ， W^2 變了再變 W^3 ， W^3 變了再變 W^4 ……，一個字一個字的變，直到一個範疇內所有的詞彙都變過來了，就完成了這個範疇的音變程序。這樣的過程就是王士元(Wang 1969 及 1991 所收多篇相關論文)等主張的「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

(b) 結構擴散

將詞彙範疇化(categorized)，觀察音變律在範疇間擴散的情形。一個大的範疇(比如一個韻類)，下面有一些次範疇(比如是幾個韻母結構不同的字類)，一個音變律開始發生在某個字類 C^1 ， C^1 先變，變了一些字之後， C^2 也開始變了，變了一些字之後， C^3 也開始變了……，一個字類接著一個字類地發生、完成「漸層擴散」，直到一個韻類所有的字類都變過來了，就完成了這個韻類的音變程序。做所謂「詞彙擴散論」，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做「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

的，應該是突變。但是不論是 /ɔ/→/o/ 或 g→b 要成為一個音變律擴散到整個範疇，所有的字音都發生音變，這絕對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必須經過「漸層擴散」的過程。

11.3.1 範疇化的必要性

我們要舉李壬癸(Li 1982)所做一個泰雅語 Skikun 方言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研究來做說明範疇化的必要性。李文被 Labov (1996:426-428)舉為「詞彙擴散」的典型例子，可以說是有關台灣南島語詞彙擴散研究的經典作品之一。

李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呈現泰雅語許多方言正在普遍進行的一些音變潮流，包括：-p→-k; m→-ŋ (語尾唇音變舌背音)；語尾-g→-w 或-y；語尾-l→-n；語尾-t→-c[ts]，以及其他的聲母清化、單元音化的現象。而這些音變現象表現了「詞彙擴散」現象。本文只舉語尾唇音(labial)變軟顎音(velar)為例討論。

泰雅語 Skikun 方言正在進行著一個音變律：-p→-k; m→-ŋ。李壬癸發現這個音變是發生在 80 歲到 32 歲之間的 10 個年齡的個人方言之間而成階層擴散的，並且鼻音尾 m→-ŋ進行的速度比塞音尾-p→-k 快。這其實是一種「結構擴散」的研究，但李文以詞彙擴散的觀念進行了分析。他分鼻音尾和塞音尾兩欄，分別按詞彙擴散的速度和年齡級差製成表格，引用如下(下表中第一、二欄大寫字母為發音人縮寫，性別：m 男、女 f，阿拉拍數字：年齡。各表最下一列是以兩位老人 S.T.f84 和 S.P.f80 為準，其他較年輕的發音人的音變率，其計算法按照原作，中文意義為筆者根據原作的英文中譯)

(1) 唇塞音的軟顎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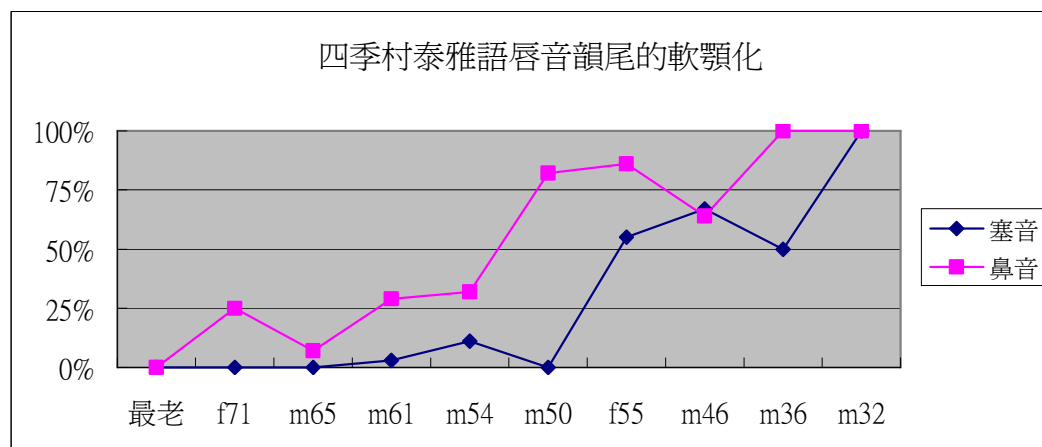
S.T.f84 S.P.f80		Y.K. f71	B.M. m65	P.S. m61	Y.S. m54	M.W. m50	Y.N. f55	H.Y. m46	Y.K. m36	W.B. m32	meaning
1	qciyap	-p	-p	-p	-p	-p	-p	-p	-p	-k	opposite shore
2	ʔiyup	-p	-p	-p	-p	-p	-p	-p	-p	-k	goshawk
3	qatap	-p	-p	-p	-p	-p	-p	-p	-p	-k	scissors
4	tgtap	-p	-p	-p	-p	-k	-k	-p	-p	-k	to fan
5	ghap	-p	-p	-p	-p	-p	-p	-p/-k	-p	-k	seed
6	qurip	-p	-p	-p	-p	-p	-p	-p/-k	-p	-k	ginger
7	hmap	-p	-p	-p	-p	-p	-p	-k	-k	-k	stab
8	pshup	-p	-p	-p	-p	-p	-p	-k	-p	-k	suck
9	hmop	-p	-p	-p	-p	-p	-p	-k	-k	-k	do magic
10	talap	-p	-p	-p	-p	-k	-k	-p	-k	-k	eaves
11	tgiyup	-p	-p	-p	-p	-k	-k	-k	-p	-k	sink
12	miyup	-p	-p	-p	-p	-k	-k	-k	-k	-k	enter
13	qmalup	-p	-p	-p	-p	-k	-k	-k	-k	-k	hunt
14	mgop	-p	-p	-p	-p	-k	-k	-k	-k	-k	share one cup
15	qmuyup	-p	-p	-p	-p	-k	-k	-k	-p	-k	fold
16	kmiyap	-p	-p	-p	-p	-k	-k	-k	-k	-k	catch
17	mnep	-p	-p	-p	-k	-k	-k	-k	-k	-k	to fish
18	musuyap	-p	-p	-p/-k	-k	-k	-k	-k	-k	-k	yawn
%	0	0	0	3	11	0	55	67	50	100	

(2) 唇鼻音的軟顎化

S.T.f84 S.P.f80		Y.K. f71	B.M. m65	P.S. m61	Y.S. m54	M.W. m50	Y.N. f55	H.Y. m46	Y.K. m36	W.B. m32	meaning
1	qom	-m	-m	-m	-m	-m	-m	-m	-ŋ	-ŋ	anteater
2	syam	-m/-ŋ	-m	-m	-m	-m	-ŋ	-m	-ŋ	-ŋ	pork
3	qmtam	-m	-m	-m/-ŋ	-m	-m/-ŋ	-ŋ	-m	-ŋ	-ŋ	swallow
4	rom	-m	-m	-m	-m	-ŋ	-ŋ	-m	-ŋ	-ŋ	needle
5	qinam	-m	-m	-m	-m	-ŋ	-ŋ	-ŋ	-ŋ	-ŋ	peach
6	hmham	-ŋ	-m	-m/-ŋ	-m	-ŋ	-m	-ŋ	-ŋ	-ŋ	grope
7	yuhum	-ŋ	-m	-m	-m	-ŋ	-ŋ	-m	-ŋ	-ŋ	gall
8	prahum	-m	-m	-m	-ŋ	-ŋ	-ŋ	-ŋ	-ŋ	-ŋ	lips
9	tmalam	-m	-ŋ	-m	-m	-ŋ	-ŋ	-ŋ	-ŋ	-ŋ	taste
10	mtlom	-m	-m	-m	-m	-ŋ	-ŋ	-ŋ	-ŋ	-ŋ	burn
	lmom	-m	-m	-ŋ	-ŋ	-ŋ	-ŋ	-ŋ	-ŋ	-ŋ	
11	mktlium	-m	-m	-m	-ŋ	-ŋ	-ŋ	-ŋ	-ŋ	-ŋ	run
12	cmom	-m	-m	-ŋ	-ŋ	-ŋ	-ŋ	-ŋ	-ŋ	-ŋ	wipe
13	mnkum	-ŋ	-m	-m	-ŋ	-ŋ	-ŋ	-ŋ	-ŋ	-ŋ	dark
%		0	25	7	29	32	82	64	100	100	

上面兩個表顯示唇音逐漸被軟顎音取代的大勢，但是發音人按個人年齡排列³，顯示如下圖所示的鋸齒狀不平滑曲線。

(3)



未範疇化的資料(uncategorized data)，因為個別詞彙或個人的差異性太大，無法顯示平滑的常態分佈曲線。比如，以音變率來看，表(1)所示 Y.N. f55 比 Y.S. m54 大一歲，可是音變率高達 55%；又如(2)所示 f71 音變率高達 25%，Li (1982)

³ 不過也有例外，作者把 Y.N. f55 的年齡順序挪在 m50 之後，如純粹按年齡應該在 m61 之後才對，可是如果這樣做對意涵性階梯的破壞更大，這大概是作者做表中所示的順序調整的原因。如下文所示，作者把 f55 所示的不平滑階梯狀歸因於「女性音變速度比男性快」。

據此做出「女性音變比男性快」的結論。然而這個結論顯然做得太快，因為作為比較的發音人的性別比率很不平衡，女性只有 2 位，男性有 7 位，又做為標準形式的兩位發音人都是女性，由其中的 f80 到 f71，m→ŋ 的速度 25%，f80 比 f71 大 9 歲，但由 m65 到 m54 同樣差 9 歲，音變速度 m65 是 7%，比 m54 的音變速度 32%相差也是 25%；m54 的音變速度 32%，m50 音變速度 82%，同樣是 p→k 但音變速度相差 50%，顯示男性的音變速度比女性快。至於 p→k，Y.S. m54 音變 11%，而 M.W. m50 只差 4 歲反而是變了 0%，m36 比 m32 只大 3 歲，但 m32 比 m36 的音變速度快了 50%。

沒有把發音人的年齡範疇化，以個人比較個人的結果，看出的現象是女性和男性都有個別的人音變特別快或特別慢的情形，因此我們認為 Li (1982)的結論是有問題的。⁴

作者有意把唇音軟顎化在各個年齡層及詞彙間的分佈排列成意涵性階梯圖 (implicational scale)，同一年齡的個人方言如上列的字變化時可以預測下列的字也會發生變化，但如表中加網底的部分所示，例外很多，誠如 Labov(1996: 428)所指出的不是完美的意涵性關係。此外我們也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 a 詞彙的變化速度比 b 詞彙快，正我們沒有辦法解釋 x 發音人雖然比較年輕，但其方言反而比年長者保守，相反的 y 發音人雖然比較年長，但其方言反而比年輕人創新。

11.3.2 結構擴散

李文唯一做範疇化處理的是將唇音軟化分成塞音和鼻音兩類，並證明鼻音尾的變化速度快於塞音尾(Li 1982:170)，這一點由表(3)就可以清楚的看出來。

我們嘗試再將 Li 的年齡層做一個「範疇化」處理。我們將 9 位發音人分為三個年齡層：老(60 歲以上)、中(50-59 歲)、青(49 歲以下)，每一個年齡層剛好 3 個人，重新統計如下表 (但重新計算，自由變異只算一半的點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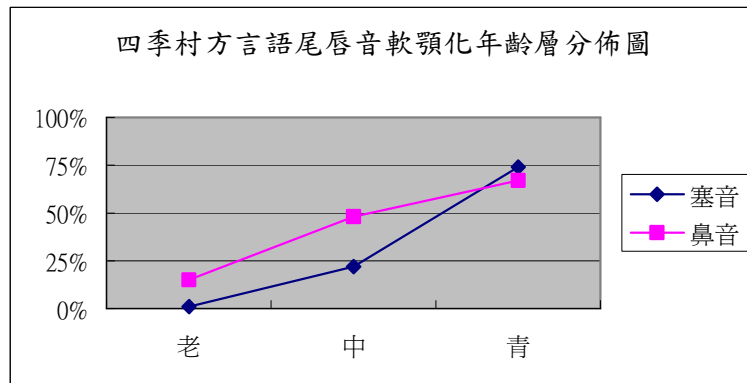
(4) 四季村方言語尾軟顎化的年齡層分佈

	老		中		青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塞音	0.5	1%	12	22%	40	74%
鼻音	8	15%	26	48%	36	67%

⁴ Li(1982:191)在結論中說：「有時性別的不同也會產生一些差異，有時女性比男性變得快(如四季方言)，而有時男性又比女性變得快(如松林方言)。」這種矛盾的情形可能起因於資料判斷的問題，而非事實真相。果真有這種情形，那麼我們只能主張說性別與音變的速度無關，性別不是音變的因素(factor)，而不能說那個方言女性的音變速度比男性快，而那個方言女性的音變速度比男性慢。

製成曲線圖如下：

(5)



我們把個人差異改為年齡層差異之後，立刻清楚的顯示唇音軟顎化的音變率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成長，並成平滑曲線。而擴散的速度和結構有關，鼻音尾顯然比塞音尾早一點進行，但成長的速度反而不如塞音尾快，在青年層鼻音尾的音變速度已經落後給塞音尾。

上面的論述證明了，無論詞彙或發音人都需要範疇化，沒有範疇化的資料可能因為少數個別詞彙或個人的特殊性、異常性而破壞了曲線的平滑，範疇化(categorization)之後，這些特殊性、異常值都被平均掉了，只有由平均值我們才能看出音變曲線的平滑從而從統計的數字看出意義。如果只是把個別的詞彙或個人方言(idiolect)排列出來，往往看不出什麼意義。

由此可見「詞彙擴散」固然是不錯的，但卻是一個素樸的概念，這個概念必須要做適度的加工。這就是本文強調「範疇擴散」(categorical diffusion)、「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希望能夠和傳統「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有所區隔的原因。

雖然如此，我們並未放棄「詞彙擴散」的概念，從我們的調查資料中看出，並不是所有的變化都是按著不同的範疇而有不同的音變速度的。音變的方向或速度有時的確是沒有條件的，字類的分化有時和結構沒有什麼關係。在本文中，我們把這類無條件限制的音變歸類為單純的「詞彙擴散」，而把那些有條件的音變，就是音變速度受到音節結構或語法結構、語用結構等條件制約的，歸類為「結構擴散」。

詞彙擴散和結構擴散只是觀察角度的不同，而不是本質的不同，結構擴散的概念包涵著詞彙擴散。詞彙是最小的範疇，一個詞彙本身可以自成一個範疇，從一個一個詞彙來看，規律在詞彙間的擴散是漸層的，在這個角度下可以不顧結構的問題；但詞彙也可以作分類，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結構，不同的結構有不同的擴散速度，擴散在不同結構之間的進行也是漸層的，在這個角度下詞彙的個別差異被平均掉了，看不到了。

詞彙是音變律擴散的基本載體(vehicle)，結構擴散不能不透過詞彙進行，也就是說，我們不能跳過詞彙層次談擴散，一個範疇雖然可以包涵一些詞彙，但範疇內個個詞彙擴散的速度也是不一樣的。假使結構擴散可以排除或違反詞彙擴散原則，理論上勢必要容許在一個結構範疇(韻類、字類)內的所有詞彙(或涵字)同時、突變，這將違反社會語言學「漸層擴散」的基本原則。

事實上在許多傳統標榜「詞彙擴散」的研究，其實也同時照顧了結構擴散，如上述李壬癸(Li 1982)對「詞彙擴散」的研究，雖然沒有標榜結構擴散，其實也做了部分結構擴散的分析。結構擴散的研究通常被當成詞彙擴散研究的一部分，並沒有特別給一個名稱，但事實上結構擴散的研究已經有很大的進展。本論文特別給一個名稱，目的在澄清兩個概念的區別，並強調「結構擴散」的重要性。

總而言之，不論是地理擴散、社會、擴散、詞彙擴散、結構擴散，所有的擴散都是漸層的。本文把焦點放在「結構擴散」，以下分三個方面來探討：一是結構擴散的實際面來看，二是從規律的適用來看，三是從分佈的意涵關係來看。

11.3.3 幾個結構擴散的實例

「範疇擴散論」中所謂的「範疇」相當於聲母、韻母、聲調，或聲類、韻類、調類或字類等概念所涵蓋的不同層次的變項(variable)。如前所述，「範疇」是有層次的，照本論文的用法，聲母的範疇之下有各個不同的音位，一個音位又分為幾個字類，如閩南語的聲母有十五個「字頭」，其下又可以根據結構的不同分為4-6個字類；又韻母變項，一個「韻類」也可以根據結構的不同分為幾個「字類」，如「央元音韻類」就分為9個「字類」(word/lexical set)。韻類是大集合，字類是小集合……。

音變律可以在任何層次的範疇完成，但一定是在次範疇中一個一個地進行擴散的。以下就我們調查所發現的幾個「結構擴散」的實例。

11.3.3.1 〈入〉字頭的結構擴散

關於〈入〉字頭的衍化，我們比較了四種不同結構的韻類的聲母變化速度，結果發現每一種結構運作 $j \rightarrow l$ 音變律的速度都不同，其順位是(6.3.2 節表(26))：

(11) $j \rightarrow l$ 擴散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

1) 合口陽聲韻 >> 齊齒陽聲韻

2) 合口非陽聲韻 >> 齊齒非陽聲韻

為了解釋這個結構擴散的現象，我們提出兩個限制：一是「鼻音與擦音的共存限制」，擦音聲母 j 和韻尾鼻音有互相排斥的關係，因而容易變化成非擦音聲母 l 或 g ；二是「擦音與舌背音的共存限制」，濁擦音不太喜歡和後元音 u 鄰接，

卻比較喜歡和前元音鄰接。

11.3.3.2 央元音韻類的結構擴散

關於央元音的崩潰，我們檢驗了 3 種不同的音節結構、9 種字類，發現泉州央元音消失的速度不一樣，以下根據單元音韻類計算出來的順位(7.6 節圖(25))：

(12) 央元音崩潰速度順位

i >> ə

這個順位正好和它們的有標性成正比。將老泉區央元音音變速度與 UPSID 採用數比較如下表(7.6 節圖(26))：

(13) 老泉區央元音音變速度與 UPSID 採用數比較表

	老中	青少	採用數
ə	55.6%	18.2%	100
i	32.2%	11.7%	55

由上表可知，兩者是平行地衰退，但 i 比 ə 衰退得早。其衰退的速度和世界語言的元音採用數成正比。我們把 UPSID 所統計的採用數看成是語音有標性的指標，採用數越少表示有標性越高，而我們主張「有標性越高的音越容易變」，i 比 ə 的有標性更大，因此有更強的動機發生音變(詳參 7.6 節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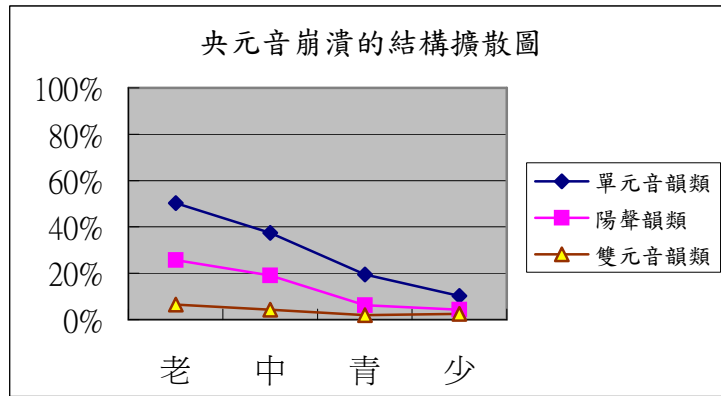
其次我們再來看央元音在不同結構環境下所表現的音變速度。下表不分 ə 和 i，分三個韻類加總平均，得比較表如下(原始數據參見 7.4.1 節表(15)，9.5 節表(22)(23))：

(14) 央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速度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單元音韻類	50.2%	37.5%	19.5%	10.3%
陽聲韻類	25.7%	19.2%	6.3%	4.3%
雙元音韻類	6.6%	4.3%	2.0%	2.5%

製成曲線圖可以展示得更清楚：

(15) 央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圖



根據上表我們得到央元音崩潰結構擴散的順位如下圖所示：

(16) 央元音崩潰結構擴散的順位

雙元音韻 >> 陽聲韻 >> 單元音韻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順位呢？我們也可以給一個語言普遍性的解釋。本論文 9.5 節提出兩點解釋：

一、結構壓力：央元音在單元音韻的環境下，ə 或 i 是唯一的韻母成分，雖然是有標音，有崩潰的危險，但是沒有其他音段的壓力，所以比較能夠保存央元音。但是在複元音韻的環境下，央元音只有半個韻母的空間，不但要受到韻尾的壓擠，還要受到韻尾的同化或異化要求。比起單元音韻的情形，複音韻母的環境下感受到雙重的結構壓力，其消失的速度比單元音韻的央元音快就是這個道理。

二、最大區別：雙元音韻比在陽聲韻的央元音容易崩潰可以從語音的感知區別功能上來理解。依照「充分感知區辨原則」(principle of sufficient perceptual separation /SPS) (Ladefoget 1993:268-269)，或稱為「最大感知區別原則」(principle of maximum perceptual differentiation /MPD)(Katamba 1993:108)，一個語言的音位清單中所有的音位都傾向於往最大距離求分別，而相鄰的語音差別也要求越大越好。韻尾鼻音 -m, -n 和滑音韻尾 -i, -u 比較起來，我們很容易判斷韻尾鼻音和央元音差得比較遠，而滑音韻尾和央元音比較接近，因為前者是輔音而後者是元音，並且前者有鼻音成分，而後者沒有鼻音成分，因此滑音和央元音的排斥性比鼻音韻尾高，雙元音韻類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比陽聲韻高就是這個原因。

11.3.3.3 升調平調化的結構擴散

再看聲調的擴散，可以比較的是升調的衰退和平調化傾向。下表是老泉區的升調衰退情形 (引自 10.4.1 節表(9))：

(17) 老泉區升調的年齡分佈

	老	中	青	少
陽入本調	28.2%	22.8%	17.5%	24.6%
陰上變調	42.0%	34.5%	27.3%	19.2%

同樣是高升調，在本調的位置比在變調的位置容易變化，變調反而比本調能夠保存升調，這是為什麼呢？

本論文從語言普遍性認為「升調」比「平調」的有標性高，升調變成平調是一種「簡化」，是自然的音變趨向。升調的結構比平調複雜，發升調需要花較大的力氣(effort)，自然是有標的。

陽入聲在老泉腔([230])、老漳腔([120])都是升調，所以我們擬測共同閩南語的陽入聲是升調，新泉音、新漳音都平調化了，台灣選擇平調是自然的趨勢。

11.4 可變限制與結構擴散

一個音變律在一個變項中擴散時，不是變項中所有的字類變化的速度都一樣，往往跟變體所處的環境產生互動影響，音變律的適用有強弱之分。比如英語複輔音韻末的簡化，如 *firs(t)* 的第二個輔音(t)的消失(符號化為(CC₁))，是英語口語中普遍的「潮流」，但是在不同的環境下，(t)消失的速度不一樣。比如 *firs(t) answer, a poun(d) of tea* 中 C 的消失速度不如在 *pos(t) card, han(d)ful* 中的 C 那麼快，因為前者的環境是：CC₁-V，而後者的環境是 CC₁-C，消失的速度決定於後面接著的是元音還是輔音。所以英語複輔音消失速度的順位可以寫成：CC₁-C >> CC₁-V。複輔音消失律是一個限制(constraint)，因速度的不同，前者謂之強限制(stronger)，後者謂之弱限制(weaker)。隨著環境發生強弱變化的限制，謂之「可變限制」(variable constraints)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130，又參見)。

漢語音韻史上也發生過類似的輔音韻尾消失律，但現代漢語方言卻只有三種消失的類型：a) 只喪失了塞音韻尾(如官話)，鼻音韻尾還保存著；b) 連鼻音韻尾也消失了(如吳語、閩南語大部分的白話音)；c) 任何韻尾輔音都沒有消失(如客語、粵語)。如果把閉音節當成一個變項的範疇，那麼所謂「輔音韻尾消失律」就是一條「可變限制」，因為 C 在不同的音節結構消失的速度不一樣，塞音韻尾(符號化為 VC₁)比鼻音韻尾(符號化為 VN₁)消失的速度顯然快的多，因為大部分的漢語方言塞音韻尾都消失了，但大部分的漢語方言鼻音韻尾都還保存著。這樣我們可以把漢語輔音韻尾脫落速度的順位寫成：VC₁ >> VN₁。換言之，漢語韻尾輔音的消失是按音節結構的類型不同而有速度的差異，塞音韻尾先消失，鼻音韻尾後消失。

假使一個音變律可以適用於所有結構環境而沒有區別，這就無所謂「結構擴散」的問題，音變律在不同的結構有不同強弱的適用才會產生所謂「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的現象。

11.4.1 結構擴散的變體意涵性關係

所謂意涵性關係指某一種變體的存在隱涵 (imply) 著其他變體的存在，因此一個變體的存在可以預測其他的變體的存在(詳參 2.4.2.4、2.4.2.8 節)。

Feagin (1979) 是筆者所知範圍內第一位從結構擴散的觀點進行意涵性關係研究的作品。該文探討美國 Alabama 州英語的一項變化，就是 were 和 was 不分，單複數都混同為 was，這種現象叫做 ‘default singular’, ‘invariant was’ 或 ‘subject/verb nonconcord’。Feagin 在該州 Anniston 的調查發現，變化的速度依照這個繫詞(copula)所在的環境而有不同。她將主詞的性質分成 5 種，混同頻率在各種環境出現的順位，也就是變化速度的順位是：

(18) Anniston 繫詞單數化速度順位

there >> you >> we >> NPpl >> they

Feagin 發現各個變體之間具有一種意涵關係(implicational relationship)，這種關係可以列如下表（‘+’ 表示發生單數化，反之 ‘Ø’ 表示沒有發生單數化）：

(19) Anniston 繫詞單數化階梯圖(引自 Feagin1979: 201)

dialect	Default singulars with				
	they	NPpl	we	you	there
a	Ø	Ø	Ø	Ø	+
b	Ø	Ø	Ø	+	+
c	Ø	Ø	+	+	+
d	Ø	+	+	+	+
e	+	+	+	+	+

上表顯示，所有的方言在 there 後面的 were 都變成 was 了，如果主詞 you 時變成 was，there 後面也一定變成 was (b 方言)，如果 we 後面變成 was，you 及右邊順位高的變項也一定變成 was (c 方言)，如果複數名詞組(NPpl)後面變成 was，we 及右邊順位高的變項也一定變成 was(d 方言)……，如果連 they 都變成 was，則所有的範疇都會變成 was(e 方言)。在這種意涵關係的限制下，方言只能有 5 種類型。這種關係就構成上面的階梯圖(scalogram)。

Chambers(1982)後來研究北英格蘭(CC)變項所做的意涵階梯圖，基本上和這個圖的模式一樣。這是一種典型的「結構擴散」的研究，可以直接引用到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研究來。

我們在各種不同結構擴散中也可以發現這種意涵關係。

以聲母 j→l 這個變數來說，(6.3.2 節)，j 的變化速度和它的環境有關，陽聲韻比非陽聲韻快得多(6.3.2 節表(27))，非陽聲韻的變化隱涵 (imply)著陽聲韻的變

化，其意涵關係可以列如下表(‘+’表示變成 l，‘∅’表示未變)：

(20) j→l 變化階梯圖

方言	j→l	
	非陽聲韻	陽聲韻
a	∅	∅
b	∅	+
c	+	+

如上圖所示，j 和 l 的分佈只有三種情形，a 類：所有結構都保存古音，未變，老派方言就是這個類型；b 類：陽聲韻的 j 變成 l，但非陽聲韻不變，中派方言就是這個類型；c 類：所有韻類前面的 j 都變成 l 了。沒有陽聲韻都保存 j，而陽聲韻反而變成 l 的方言，所以只有三種方言類型。這裏所謂的方言可以涵蓋地理方言，也可以涵蓋社會方言。所有的方言變化，都是漸變的，其「漸層擴散」的過程可以用上面的結構擴散階梯圖來呈現。

j→l 也和介音(或元音)性質有關，合口韻變化速度比齊齒韻快，上面的階梯圖中陽聲韻代入合口韻，非陽聲韻代入齊齒韻便可。

韻母的結構擴散過程也可以運用意涵階梯圖來表現。如前所述(6.3.2 節、11.3.2 節)，央元音衰退的速度和韻母結構的類型有關。雙元音韻變得最快，其次是陽聲韻，單元音韻最保守。這個意涵性階梯可以作如下圖(‘+’表示央元音完全消失，‘∅’表示未消失)⁵：

(21) 央元音衰退階梯圖

方言	央元音衰退		
	單元音韻	陽聲韻	雙元音韻
a	∅	∅	∅
b	∅	∅	+
c	∅	+	+
d	+	+	+

由上面的階梯圖我們可以了解，央元音的衰退也具有意涵的關係。依衰退的情形可以分為 4 類方言。a 類：3 種結構都保存著央元音，如台北盆駁地帶的老安溪腔(汐止、坪林、三峽、林口)；b 類：雙元音韻的央元音消失了，但陽聲韻尚未完全消失，如泉州市腔(鹿港)；c 類：只有單元音韻類還保存著央元音，其

⁵ 央元音韻類是一個大類，分 3 個次類，9 個字類，這裏爲了簡明起見只選中層的次類來表現，次類所涵蓋的字類也可以做，不過不是每一個字類都有意涵關係。表中處理是否完成的標準是根據整個次類都變完來算的，如果次類中有一個字類已經消失，另一個字類還沒有消失，我們還是算這個次類還存在，比如陽聲韻類，鹿港的 in 已經消失變成 un，但 im 還在；相對的，汐止 im 已經消失變成 im，但 in 還在，我們都算陽聲韻類沒有完成變化。從鹿港和汐止的比較我們也可以看出 im 和 in 兩個字類沒有意涵關係。

餘各個韻類的央元音都消失了，如老同安腔(新竹、淡水)。最後是 d 類：所有的央元音都消失了，如漳腔方言、新泉腔(惠安、澎湖、三重)方言。沒有第 5 種方言，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雙元音韻類的央元音保存著，而其他的韻類全部消失的情形，也沒有見過陽聲韻類的央元音保存著，而單元音韻類的央元音卻消失的例子。

這種方言變體的意涵關係，可以適用於地理方言也可以適用於社會方言。任何方言的央元音衰退的音變律都是這樣意涵地(implicationally)作「漸層擴散」。

再看聲調的變化，我們以升調平調化為例，泉腔方言共時的升調有兩個：陽入本調、陰上變調，兩個聲調都顯示平調化的現象。我們可以發現兩個升調的意涵關係如下面的階梯圖所示（‘+’表示已經平調化，‘∅’表示未平調化）：

(22) 升調平調化階梯圖

方言	升調平調化	
	陰上變調	陽入本調
a	∅	∅
b	∅	+
c	+	+

上圖顯示，所有的台灣閩南語只有三種方言類型。a 類：兩調都未平調化的方言，例如鹿港；b 類：陽入本調已經平調化，但陰上變調還沒有變，如新竹方言；c 類：所有變調都平調化，如大部分的新泉腔方言(如台北，漳腔方言也屬這一類)。沒有見過陽入本調沒有平調化，而陰上變調反而平調化的方言。

結構擴散的意涵關係，表現的正是語言普遍性的意涵關係(詳參 2.4.2 節的討論)，如我們在各章中已經做的分析，音變速度順位越高的，一定是有標性越高的變體。以上各圖越是靠右的結構有標性越高，越是靠左邊的結構有標性越低，依照我們主張的：有標音向無標音變化，有標性越高的變得越快的假設，越是靠右的變體音變的速度也越快。只有按照這樣的程序所完成的「結構擴散」才能構成結構之間的「意涵關係」。

「結構擴散」的程序是，當一個音變律開始運作時，最初在最右邊的結構找到一個缺口，然後由右邊的結構逐漸循序意涵性程序往左邊的結構擴散，一個結構一個結構的完成，直到最左邊的結構擴散完成了，這就意味著整個範疇完成了這個音變律的「範疇擴散」。「範疇擴散」是按不同結構的次範疇一個一個完成的，每一個次範疇也是按其次範疇(如字類)一個一個完成的，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結構擴散」。

從方言連續性看，上面的階梯圖顯示的幾個方言類型排列(a, b …)，意味著：越是上層的方言越保守，越是下層的方言變化越多。以我們研究的台灣閩南語為例，從方言區來看，老泉腔在上層，新泉腔在中層，而漳腔在下層；以年齡層來說，老年層在上層，中青年在中層，青少年在下層。

意涵關係的發現加深了我們對所謂「漸層擴散」和「結構擴散」的認識，也證明了「結構擴散」的確是具有語言普遍性基礎的一種「漸層擴散」。

11.5 結構單位論及其相關問題

「範疇擴散」理論要成立必須先承認變項作為結構單位的假設，即所謂的「變項本質論」、「變項結構單位論」。但是這個理論也衍生了一些相關的問題，即變項如果做為一種結構單位，是否也應該像音位一樣有一個基底形式？如果有，如何解決由底層到表層的自然性問題？如果沒有，如何解釋方言競爭的不自然音變？還有，方言學上對於「結構單位」變體的解釋，祖語擬測應該是更適當的路徑。然而這些解釋充其量只是一種假設，沒有心理真實性的證據支持。

11.5.1 變項作為一種結構單位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130) 將方言變體並存的理論分為兩大類：一是把變異性當成的偶然的存在(variability as accidental)，二是把變異性當成是本質的存在(variability as essential)。

一、變異偶然論：這個理論是把變異看成是偶然的存在。有兩種類似的假設，一是認為變體的並存只是一種方言混合，變體和變體之間沒有什麼互動關係，這種看法叫做「方言混合說」(dialect mixture hypothesis)；一是說雙方言現象是方言變體的自由變異，其出現是不可預期的，謂之「自由變異說」(free variation hypothesis)。這兩種假說顯然沒有事實的根據，1960 年代以來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已經否定了這些假設而接受了所謂「有序異質」說(詳參 2.2.1 節)。

二、變異本質論：方言變異是語言的本質，「變項」(variable)是另一種「結構單位」(structural unit)，相當於音位(phoneme)、語素(morpheme)及其他層次的結構單位，一個變項的方言變體等同於一個音位的「同位音」(或譯為「音位變體」，allophone)或一個語素的「同語音」(或譯為「語素變體」，allomorph)。但音位變體或語素變體之間成互補分佈關係，是質的區別(qualitative distinction)；而方言變體的互補分佈關係不是黑白分明的，一個變項並存著一個以上的變體，變體與變體之間成漸層分佈，是量的區別(quantitative distinction)，謂之「方言連續體」(參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chap. 9，又詳參 2.2.2 節的討論)。Weinreich (1954)把所有的結構單位連成一個系統，就是「通變系統」(diasystem)，這個系統是掛勾同質性假設的結構語言學以及異質性假設的方言學的一個「超系統」(supersystem)。

在這個理論下，不論是自然演變的老、新派口音，或夾雜的方言口音，方言變體之間不是分立的、機械的、散亂的並存在一個範疇(變項)內，不同的變體互動地、有序地分佈在不同的地理區域而為「地域方言」；分佈在不同的社會階層而為「社會方言」。

本論文調查統計的方言變體的年齡分佈圖，不論在泉腔區或漳腔區，不論是那一個字類或那個韻類，其分佈曲線都是平滑的(smooth)。雖然這些變體有的屬漳音、有的屬泉音，漳泉之間甚至開合口、前後音，完全不同，卻都並存在同一個社區、或同一個人的音韻系統中。

在台灣，無論在泉腔區或漳腔區，不同地域或不同年齡層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漳泉雙方言者。一個字類不管有多少個方言變體、變體之間有多大的音值差異，雙方言者都會把它們視同一個變項的不同變體系聯(identify)起來，就像人們把調值相差很大的本調調型和變調調型系聯成一個調類一樣自然。方言接觸使得人們自然養成了一種方言對應的能力，把一些詞彙、語素一個一個歸納到「通變系統」(diasystem)中，成為人們內化的知識之一部分。

做為一個雙方言者就是有這樣的語言知識能夠知道那些字屬於一個字類，那些字屬於另一個字類，而那一些字屬於抽象層次更高的韻類。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專門的方言學家，但是因為頻繁的方言接觸，人們會逐漸體會那些字歸〈居居〉類、那些字歸〈居龜〉類，然後跟著潮流調整自己的發音，即使主流的音讀和父母的音讀相差很大，他也不得不隨波逐流，跟著變。

Weinreich 所謂的「通變系統」(diasystem)是一種把方言變異結構單位化的系統性存在。這個系統是抽象的存在，人們所認知的是一個可以把一些具體的方言變體「系聯」起來的「範疇」，至於這個範疇的「基底形式」(underlying form)不是問題，因此 Weinreich 也並沒有替每一個範疇擬出所謂的「基底形式」。

但是 Weinreich 的「超系統」，也出現了一個問題，既然是變項是一個結構單位，那麼不論由音位學上或句法學上，我們對於一個音位或一個句法結構總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基底形式」，「變項」的基底形式是什麼？

11.5.2 衍生方言學的共時分析

基底形式對於衍生語言學而言是很重要的概念，對於語言結構的複雜性，起了化簡為繁的作用。衍生學派的學者把衍生音韻學的觀念引進方言學建構所謂「衍生方言學」(generative dialectology)，為通變系統的變項擬出的基底形式，用以解釋方言的共時差異，這是很自然的。

11.5.2.1 衍生方言學的方法

既然「變項」是一個結構單位，按照「衍生方言學」的方法(Keyser 1963, Newton 1972)，每一個「變項」的範疇都應該有一個基底形式，譬如漳泉的元音系統比較如下：

(23)

A 偏泉方言元音系統

i	i	u
e	ə	o
	ɔ	
	a	

B 偏漳方言元音系統

i	u
e	o
	ɔ
	a

由上表可見，偏泉方言比偏漳方言多了兩個央元音：i 和 ə。依照方言對應關係，高元音可以分爲四個字類：

(24) 漳泉高元音韻類系統

- 〈基居〉類：漳泉方言都唸 i。如基、義、而、備……。
- 〈珠龜〉類：漳泉方言都唸 u。如臼、舊、主、住、殊、有、霧……。
- 〈居居〉類：漳音 i，老泉音 i，新泉音 i/u。如去、魚、豬、佇……。
- 〈居龜〉類：漳音 u，老泉音 i，新泉音 u/i。如自、思、史、事……。

我們可以要爲上面四個字類擬出一個基底形式如下：

(24) 漳泉高元音韻類的基底形式

- 〈基居〉類：[i]
- 〈珠龜〉類：[u]
- 〈居居〉類：[i]
- 〈居龜〉類：[i']

這樣，每一個字類的都有基底形式了。然後我們就可以寫一些衍生規律，衍生出不同的方言。a) 〈基居〉類和 b) 〈珠龜〉類沒有方言差，基底形式和表面形式都是一樣：[i] 或 [u]。至於 c) 和 d) 屬央元音韻類，我們就需要衍生規律，以便衍生不同的方言變體。如(參見表(1))：

(25) 由基底形式到現代方言的衍生規律

- 泉州腔：[i]→[i]；[i']→[i]
- 同安腔：[i]→[u]；[i']→[u]
- 惠安腔：[i]→[i]；[i']→[i]
- 漳州腔：[i]→[i]；[i']→[u]

這樣，我們就可以以一個基底形式和一些規律衍生出各種不同的方言變體，

方言變異因而得到共時的解釋，其目的是要解釋在方言共存的言語社區人們怎樣能夠達到溝通的功能。

但是 King(1969)指出，這種基底形式的設計是任意武斷的(ad hoc)，[i]和[i']的區別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東西，目的只是爲了區別方言的共時變異而已。

11.5.2.2 衍生方言學的缺點

但是衍生語言學的特色是基於語言同質性處理單一系統的技術，而方言的實際是異質的，直接把衍生音韻學引用到方言學來，難免出問題。King(1969:29-39)及 Chambers and Trugill (1998:41)對衍生方言學做了許多深刻的批判。以下參考他們的意見加上我們的觀點總結衍生方言學的理論上的錯誤有三點：

1) 音位設立的武斷性(ad hoc)：爲了解釋方言差別而任意武斷地設立一個不存在的音位，因此也要任意設立一些武斷的特徵。比如[i']就是一個抽象的(abstract)、不存在於任何方言的音位，而且可能需要設立一個如[+alternating]這樣一個武斷的特徵(King:1969: 34)。

2) 衍生過程不自然(unnatural)：既然音位的設立是任意的，有些衍生的過程是不自然的，如(25d)爲什麼漳州腔：[i]→[i]，而[i']→[u]？而不是相反沒有辦法提出自然的音韻過程的解釋。以下我們會以專節(11.4.2.3 節)進一步討論衍生過程的自然性(naturalness of process)。

3) 單一方言與通變系統的兩難(dilemma)：衍生音韻學基於同質性假設，其基底形式必須在單一的、孤立的、自主的，也就是理想化(idealized)的方言或個人方言中才有設立的基礎，但是一個通變系統是屬於多方言折衷的系統，衍生方言學無法在這個兩難中做一個選擇。

衍生方言學在處理音韻制約的差異(differences phonologically conditioned)都出現了這麼多的困難，何況處理構詞音韻學(morphophonological phonology)或詞彙上的問題那出現的困難就更多。以下舉「開合對調」問題爲例說明衍生方言學的困難。

11.5.2.3 開合對調：衍生方言學的困難

衍生方言學如果進一步應用到韻母、或音節的層次，困難就越顯得嚴重。請先看下面的一個漳泉對應的例子：

(26) 漳泉音的開合對調

	廈門	龍溪
皮鞋	phe ue	phue e
火雞	he kue	hue ke

請注意表(26)前後兩個音節，新泉音和漳音的開合口正好相反，這是王士元

(Wang 1969)所謂的「開合對調」(flip-flop)的例子。對照表(1)可知，廈門屬於新泉音，龍溪屬新漳音。王士元的語料只採用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1959)，該書沒有蒐集到老泉音，因此他們的通變系統沒有涵蓋老泉音。兩個方言對應關係所呈現的是開合口相反。下圖是以廈門為基底形式衍生龍溪的開合對調律：

(27) 由廈門到龍溪的開合對調律

- a. 〈科檜〉類 R1 *e → ue (開口變合口)
- b. 〈雞稽〉類 R2 *ue → e (合口變開口)

反過來以龍溪為基底形式衍生廈門的音讀同樣是不自然的衍生過程。為方言變通系統設立基底形式已經是不合理，進一步以一個方言的變體做為基底形式當作共時方言的衍生規律，這個例子的「過程自然性」正好突顯了衍生方言學觀念上與方法上的錯誤。

11.6 歷史方言學的解釋

衍生方言學並不是王士元(Wang 1969)的本意，但把(27)的開合對調律假設為一個歷時方言學的音變律卻是他首先提出的。本文將論證做為一種歷史的解釋，這種假設也是錯誤的。

11.6.1 開合對調的歷史解釋

前文提到閩南語「火雞」，龍溪(新漳音)是 hue²ke¹，廈門(新泉音)he²kue¹，兩者的開合口正好相反。王士元假設這是一種歷時演變，無論由廈門變成龍溪(如圖(27)所示的規律)或那麼這種情形是一種「突變」現象，兩個方言突然間把開合口對調(flip-flop)了。很不幸的是這樣的假設並不是認真的在做歷史語言學的重建，只是泛泛地提出一種有趣的方言對應規律而已。如果要認真地做比較構擬，應該蒐集所有的方言變體，進行比較才對，而這個工作顯然也不是王士元(1969)的興趣。

筆者在〈廈門音開合對調(flip-flop)的歷史原因〉(洪惟仁 1995f)中論證兩方言開合口對調起於歷史的原因，「對調」只是一種巧合現象，不是一種音變律。漳州音和廈門音是閩南語祖語分別由不同的規律演變而來。

我們先看廈門和龍溪有關 e 元音的通變系統：

(28) 廈門、龍溪的中元音(e)韻類系統

- a. 〈西稽〉類：廈門、龍溪都唸 e。如禮、計、溪……。 (文)
- b. 〈杯檜〉類：廈門、龍溪都唸 ue。如會、帥、杯、魁……。 (文)
- c. 〈科檜〉類：廈門唸 e，龍溪唸 ue，老泉音 ə。如火、皮、過……。

d. 〈雞稽〉類：廈門唸 ue，龍溪唸 e，老泉音 əe。如雞、鞋、初……。

由上面的系統可知，a, b 是一致的部分，而 c, d 是差異的部分。從差異部分看廈門音，並不是所有廈門的 e 都對應於龍溪的 ue，因為〈西稽〉類的字無論廈門、龍溪都唸 e，合乎開合對調的只有〈科檜〉類的字；不是所有廈門的 ue 都對應於龍溪的 e，因為〈杯檜〉類的字廈門、龍溪都唸 ue。(27)所示的 R1 只適用於〈科檜〉類，而 R2 只適用於〈雞稽〉類。

經過閩南語內部方言的比較、以及泉州方言史的研究，由古閩南語到現代方言的廈門、龍溪的音變規律可以擬訂如下(又參表(1))：

(29)

	閩南語祖語	老漳	新漳		老泉	新泉	
R1:	*uə	→	ue	ue	/→	*ə	e 〈科檜〉類
R2:	*əi	→	*ei	e	/→	*əe	ue 〈雞稽〉類

廈門屬新泉音，龍溪屬新漳音，以下的討論顯示，廈門的開合口之所以和龍溪完全相反是這兩個字類分別運作了兩條相反的音變規律所致。

比較閩南語祖語，龍溪的變化有二，一是央元音前移 *ə→e，一是韻尾-i 脫落，但這兩條規律都沒有影響到開合口的變化；相反的，廈門不但運作了央元音前移律，並且又運作了兩條音變規律，R1 是一條「介音脫落律」，其運作使得「火」*huə→hə(泉州)→he(廈門)；R2 是一條「介音新生律」，使得「雞」*kəi→kəe(泉州)→kue(廈門)。兩條相反的「音變規律」分別在兩個不同的字類運作的結果，使得廈門和龍溪從共時的對應關係看來，好像開合口「對調」了，可是從歷時演變的觀點看來，根本沒有所謂「對調」的音韻變化發生。

由此可見開合對調只是歷史的偶然，不是自然音變的規律。歷史的解釋使我們了解了，許多不自然的音變規律其實是自然的。這個例子證明了對於方言變異，歷史方言學比衍生方言來得更具解釋力。

如前所述，Weinreich 的結構方言學對於通變系統是不給基底形式的，換言之，對於方言變異沒有解釋。這就給衍生方言學一個發揮的空間，但是我們已經證明衍生方言學的方法有誤。但另一方面，Weinreich 的結構方言學繼承人 Moulton(1960)從歷史方言學的觀點，對於瑞士德語的方言變異提供了中世紀德語的擬測，給與方言變異之所以然一個合理的解釋。

King(1969:35-39)為一個假設的通變系統所擬的「基底形式」(underlying form)就是歷史的解釋，他認為方言變異就是規律適用的差異，有些方言適用這條規律，有些方言不適用這條規律；或有些方言早一點適用這個規律，有些方言晚一點。規律的適用與否以及適用的先後順序就造成了方言變異。

Chambers and Trugill (1998:38)也為英語後元音變項擬出中古英語(Middle English)形式以解釋現代英語方言的「通變系統」(diasystem)。

本論文對於每一個變項都給一個共同閩南語形式，其目就是對所以演變成現代閩南語方言的這個那個變體提供一種歷史方言學的解釋。雖然在本論文中因為主題的限制無法一一交代所以這麼擬音而不那麼擬音的理由，總之是參酌現代方言資料，嚴格根據比較歷史語言學的原理所做的重建工作，敬請參見附註的相關研究論文。

11.6.2 回頭演變：歷史方言學的侷限

歷史語言學只能處理自然的演變，也就是方言分化的情形，但是不能處理方言會同的情形。因此面對方言會同所產生的事件，如本文要討論的「回頭演變」，歷史方言學就技窮了。

自然的音變，混同的字類是不能按照原來的區別重新分為兩個字類的，但是在漳泉競爭中，我們卻發現有明顯地發生按古音字類重新再分成兩個字類的趨勢。我們把這種情形叫做「回頭演變」。

何大安(1988:36-37)把「回頭演變」分為兩類：「完全回頭演變」和「部分回頭演變」，假定整個字類的音讀發生階段性的變化：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a$ ，語音上又變回來了，而且字類 A 變化前和變化後的內容也一樣，這叫做「完全回頭演變」；另外一種是只有一部分字變回原來的音讀，其餘的部分沒有變回來，比如 A 分為兩個字類 B 和 C，其音讀 $B \neq A(b \neq a)$ ，只有 C 的音讀一樣 $C \neq A(c = a)$ ，這叫做「部分回頭演變」。何大安總結說：「可以有規律分合上的痕跡加以推求的總是部分回頭演變，不是完全回頭演變。」

這裏所謂的「回頭演變」指的是牽涉到音類分合問題的「音系衍化」、而不是單純的「語音變化」⁶。如果是後者： $Aa \rightarrow Ab \rightarrow Aa$ ，由字類 A 回到字類 A 中間沒有經過分化或合併的過程，只是語音的表面變化，那等於是一種同位音之間的自由變異(free variation)。我們每一個人天天都在做「自由變異」，這不是什麼「音變」，即使 A 字類在歷史上發生了這樣的語音變化也只是「語音變化」，

⁶ Jakobson (in Waugh and Monville-Burston (eds.) 1990)把音位比喻做車子(vehicle，或譯為載體)，音變可以看成是車子在移動，不是車子裡面的東西在移動。音位載著語音跑，如果語音只在音位的範圍內變化，只能算是「語音變化」(phonetic change)；只有語音變化的結果，產生音系上的變化，量變發生質變，才能叫做「音系衍化」(phonological mutation)。注意 Jakobson 用的是 mutation(衍化)一詞，他說用 mutation 這個術語是為了強調「跳躍式的音系衍化」(phonological change in leaps)。Jakobson 又把語音上的、音值的不同升級為音位的對立，即一個音位「分化」為兩個音位謂之「音系化」(phonologization)；相反的，相對立的音位「混同」為一個音位，即失去音位區別，則謂之「去音系化」(dephonologization)。另一種情形是原本的區別性特徵消失，全部改用其他的特徵來區別，謂之「音系重整」(rephonologization)。詳參洪惟仁 1999c 所闡述。

不能算是一種「音系衍化」，這樣的「完全回頭演變」其實等於沒有音變。但是如果 A 字類分化為 B, C，或 B, C 混同為 A，這就牽涉到音系衍化問題。所謂「部分回頭演變」其實只是部分字的字音變回原來的音讀，在音系上也還是分化了，所在我們看來並沒有回頭，不能算是「回頭演變」。總之，真正音系上(phonological)的「回頭演變」在自然音變上是不可能的，已經分化的字類不能照原來的字類內容變回來，已經混同的字類也不能照原來的字類內容分化。

我們所謂的「回頭演變」完全是站在音類分合的立場上討論，不管音讀如何。理論上「回頭演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分而復合式」，有一類字 A 分化為 B, C 兩類，之後又合併為一類，這種類似「破鏡重圓」的音變在客語可以找到例子，古去聲在海陸腔客語是分陰陽的，但四縣腔不分陰陽。四縣腔常有音韻簡化的現象，如不分舌尖音或舌面音，所以我們認為客家話曾經把去聲分成陰陽兩類，四縣腔又合而為一了。但這已經成為歷史，需要考證，一個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得見的進行中的變化是，海陸腔客語因為受到四縣話主流方言的影響，表現了合併為一個去聲的趨勢，這就是「分而復合式」音變的例子；另一種是「合而復分式」，有兩類字 B, C 混同為一類 A，之後又按原字類再分為 B, C，這種類似「同床異夢」、「策略結盟」，最後「分道揚飆」的事在自然音變上不可能，因為既然已經混同了，人們怎麼知道原來是怎麼分成二類，而照著變回來呢？但在接觸音變中經常發生。

關廟方言有一個特色就是所有的閩南語〈出〉字頭*ts^h聲母都變成 s 了，但陳淑娟(1995:86)調查發現，〈出〉字頭的 ts^h 音讀在急速恢復中，老年層雖只有 20%唸回 ts^h，80%還是唸成 s，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ts^h 讀的比率越來越大，青年層已經有 97.5%唸成 ts^h 讀，而 s 讀只剩 2.5%，差不多完成「回頭演變」了。

本論文的研究也發現了許多回頭演變的例子，7.7.2 討論央元音位移方向時提出泉腔方言有將《彙音妙悟》〈居〉字母按原來的字類重新分成二類，並且按漳腔的規則：〈居居〉類前移(參見表(4))，〈居龜〉類後移(參見表(7))：

(30) 台灣泉腔區的央元音位移

〈居居〉類 *y → i → i 前移

〈居龜〉類 *i → i → u 後移

如表(1)所示，這兩個字類的古音來源不同，所以漳音雖然音讀已經變了，但是還保存著兩個字類的區別；泉音則完全混了，雖然新泉音分為兩個叉路：晉江、惠安變成 i，同安變成 u，兩類字還是混同的，現代的泉腔人怎麼知道按古音分類再分為二類呢？但在台灣的泉腔方言因為受到漳腔的影響，正照著漳腔分為原來的兩類。

與此類似的例子還有〈科伽〉類 *ə、〈科檜〉類 *uə 兩類字，《彙音妙悟》時代已經混同為〈科〉字母 *ə 了，可是在我們的調查中，在老泉區中明顯地傾向於分成兩類發展，完全向漳音靠攏：〈科伽〉類 *ə → e，〈科檜〉類 *uə → ue (參

見 7.3.3.2 表(10)和 7.3.4.2 表(13))。

歷史方言學所能做的是如表(1)所示擬出各個變項的祖語形式，但是無法解釋兩類字為什麼混同之後還能夠再重新分為原來的兩類，這個問題只有靠社會方言學才能解決。

11.7 範疇擴散與變體系聯

11.7.1 不自然的音變自然地發生

不自然的音變律在自然音變中是不可能同時發生的，為什麼在方言接觸中卻不斷發生，這是為什麼呢？我們有兩個解釋：

一、截流論的解釋

如前所述(見 11.2.2 節)，方言接觸會觸發潮流早日、加速流動，同時發生會同變化，競爭失敗的非主流會被主流截流而改道，匯入主流變體。請看圖(4)及圖(5)，這兩個圖所展示的是(30)所示的「台灣泉腔區的央元音位移」，兩個來源不同的字類在泉音中混同了，但是因為漳泉方言接觸的結果，又重新按照古音字類分為兩個字類了。這是一種不自然的「回頭演變」，但是我們仔細地檢視各個音變的過程，圖(4)〈居居〉類由 $*y \rightarrow i \rightarrow i$ 是自然的演變；圖(5)〈居龜〉類由 $*i \rightarrow i \rightarrow u$ 也是自然的演變。雖然結果是不自然的「回頭演變」，但是過程則完全看不出 unnatural 的情形。

二、「範疇擴散」的解釋

「回頭演變」為什麼會這麼自然，這是因為「範疇擴散」的原因。如果不是「範疇擴散」，兩條方向相反的音變律不可能同時在同一個範疇中進行。但是我們所看到的音變是「範疇擴散」，如圖(4)所示， $*i$ 向 i 匯流是在〈居居〉類的範疇中進行的；圖(5)所示， $*i$ 向 u 匯流是在〈居龜〉類的範疇中進行的。因為音變是在不同的字類中運作的，因而沒有衝突的可能。

我們在各個範疇中所看到的都是自然的音變，但其結果，卻把泉州方言原本混同的字類重新按原來的分類分化為兩個字類了。所以表面上「回頭演變」是不自然的，在潮流論和範疇擴散的觀點下其實看不出有什麼不自然。

由此可見，結構方言學所提出的「變項做為一個結構單位」的確是有心理的真實性(psychological reality)，因為如果人們的心中沒有變項、範疇的觀念，那麼所有不自然的音變律都變成不可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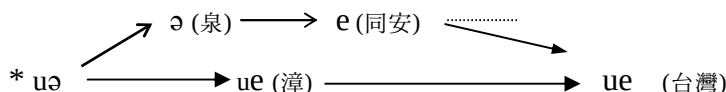
11.7.2 接觸音變不需考慮自然性

如上所述，有些表面不自然的音變律在「範疇擴散」的分析下其實是自然的，

但是我們無意表示所有方言接觸下的「範疇擴散」都是自然的音變。事實上有些音變確實是不自然的。譬如開合對調就是最好的例子⁷，以下只舉〈科檜〉類開口變合口爲例作一個說明，相對的〈雞稽〉類也是類似的音變模式。

〈科檜〉類泉州音開口變合口就不是自然的音變，但事實卻也發生了。〈科檜〉類的匯流如下圖所示。

(31) 〈科檜〉類方音匯流圖



上圖中漳音的 ue 競爭的結果已經成了主流變體，成爲方言會同的中心。泉州方言既然喪失了合口介音，無論由老泉音直接向漳音靠攏，或經過新泉音再向漳音靠攏，都是由開口到合口的不自然音變。

如果變項有一個基底形式，如前所示一個開口音有什麼動機變成合口音呢？而合口音有什麼動機變成開口音呢？如果沒有一個基底形式這種不自然的音變如何發生呢？

本論文主張，在方言變異中，任何變項的基底形式，不論是衍生方言學的基底形式或歷史方言學的，都沒有心理的真實性(Chambers and Trugill 1998: 42)。基底形式只有處理同一音位的同位音(allphone)問題，在詞音位(morphophoneme)以上的層次，就沒有理由設立了(King 1969:38-39)。

我們不妨先拿漢語聲調來做譬喻性的討論。許多漢語聲調有本調和變調之分，本調和變調的調型常常是相差很遠的，譬如台灣閩南語每一個聲調都有本調和變調之分，但是大部分的方言本調和變調是不同的調型，有些本調和變調的調型差的很遠，譬如陽入聲變調都是低調，但本調的調型方言差很大，漳州腔是中平調，同安腔是高短調，泉州腔則是高升調，我們很難由本調自然地衍生出變調來，更難由變調自然地衍生出本調來；還有上聲，本調是高降調，變調多半是高平調，泉腔則是高升調，我們也很難由本調自然地衍生出變調來，或由變調自然

⁷ 我們的調查結果發現，老泉區〈科檜〉類的字音，老年層有 60.9%唸 ə，24.5%唸 e，開口音合計 85.4%，可是到了少年層變成只有 12.8%唸 ə，18.8%唸 e；反之老年層只有 14.5%唸 ue，到了少年層增加到 69.3%，顯然這個方言在數十年之間進行了開口音變合口音的劇烈變化(詳見 7.3.4.2 節)。

再看〈雞稽〉類，老泉區老年層唸合口 ue 的有 54.7%，到了少年層只剩 26.6%；相反的，e 讀老年層只有 32.3%之多，少年層上升到 68.4%，兩者變成了 X 狀交叉消長趨勢(詳見 8.2.1.2 節)；現在看〈杯稽〉類，老泉區唸 ue 的老年層有 90.3%，少年層 80.9%；反之唸 e 的老年層有 9.7%，到了少年層變成 19.1%(詳見 8.2.2.2 節)，雖然變化速度和緩，都進行了合口音變開口音的變化。

地衍生出本調來。一般分析，漢語的聲調是一種詞音調(morphotoneme)，因為是一種相當於構詞音韻學(morphophonology)的層次，本調、變調處在不同的範疇，各自有其變化的歷史，因此才可能發展成懸殊的調型差異。

近代漢語學家根據語素的獨用性把單字調看成是「基底形式」，所以謂之「本調」，而把連字調看成是衍生的形式，因而謂之「變調」。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1982)對此作了反向思考，他根據變調出現的頻率比本調多得多，相對地本調只出現在詞組的末端位置，其出現是有限制的，因而主張變調才應該是基底形式，而本調是派生形式⁸。

這是一種很有趣的巧思，但問題是，無論是本調作為基底形式或變調做為基底形式，有心理的真實性嗎？根據我們的認知，一般庶民只是在潛意識知道那些字是一類聲調，有兩個調型變體(本調、變調)，他知道什麼時候該唸本調，什麼時候該唸變調，還有那些字不屬於這個聲調他也很清楚，至於自己的母語有多少個調，每一個調的「本調」是什麼，「變調」是什麼，他是說不出來的。

《切韻》是一部抽象的韻書，陸法言真正是一個偉大的漢語方言學家，能夠把當時漢字音的「通變系統」分析的那麼清楚，可是如果你問陸法言「你分的這些韻怎麼讀法呢？」他的回答可能是「這要看那一個方言。」然後列舉許多方言變體，說：「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為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切韻·序》)。他把幾個不同的方言變體系聯成一個「音類」一個「音類」，竟然沒有給各個音類一個固定的音讀！高本漢以來的現代音韻學家爭論著切韻的音類該怎麼擬音，這跟陸法言所認知的音類其實有很大的差距。

陸法言的能力其實是雙方言人或多方言人一種平常的能力，雖然能力的高低隨人而異。如果沒有這種能力怎麼正確的做「方言切換」(dialect switching)或「語體切換」(style switching)呢？

做為一個母語人(native speaker)，最重要的是認知「範疇」的存在，能夠把一個範疇內的變體系聯(indentification)起來、然後又把變體和不同的語法環境、甚至語用環境系聯起來，在實際運用的時候能夠按照系聯關係，輸出正確的變體，也就是轉換(alternation)的動作，這就夠了。他完全不需要知道什麼「基底形式」。

雖然我們認為歷史語言學所謂基底形式的設計較具有方言變異的解釋力，但這不等於說對音變也有完全的解釋力。我們雖然為了便於理解音類的區別，也為表(1)所列的每一個字類都擬出共同閩南語的音讀，其實這只是為了解釋方言變

⁸ 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1982) 基於廈門話的變調事實上出現的頻率比本調多，反而本調只能出現在詞組的末端，可見變調是無標的，本調是有標的。所以主張無標的變調應該是基底形式(underlying form)，而有標的本調應該是衍生的形式(derived)。

異的方言，跟音變動機、方向、過程的解釋完全無關。在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下，擬音不是重要的，字類的區別才是重要的。

我們在討論閩南語「央元音韻類」的演變時說「央元音崩潰」是閩南語的大潮流，又說新台灣話選擇了央元音的「定向位移」策略……。但這只是事實的陳述，我們不安的是，在台灣，大部分的方言央元音已經消失了，只有少數老泉腔方言保存著，人們怎麼認知那些字是「央元音」韻類，並且要往那個方向位移呢？

現在我們終於了解，認知「央元音韻類」的存在並不需要知道這個韻類的「央元音」怎麼讀，只要認知那些字、那些字類屬於「元音韻類」便可⁹，人們對於一個韻類或字類怎麼讀？怎麼變？都不是自覺的、有意識的，而是不自覺的、潛意識的(unconsciously)。要怎麼讀，是整個言語社區決定的，要怎麼變則是整個民族、整個語言、或幾個互相接觸的方言依照語言普遍性的原理共同決定的。語言的潮流既然已經定出主流、非主流的變體，在一個雙方言者心中對於兩種變體的取舍已經有了譜，比如有 x 變項有 a, b 兩種變體，b 是主流變體，a 隨時父母的方言變體卻是支流、旁流、末流。

面對這個大潮流，在雙方言者的心中先已把 a, b 兩種變體系聯在 x 變項之下，然後順著潮流，選擇了 b 變體，體現成他的口語。我們可以推論雙方言者體現方言變體的過程應該是：

(32) 主流變體體現過程

- a) 知道變項的存在 (變項是一個結構單位)
- b) 能夠把幾個變體系聯成一個範疇 (範疇構成)
- c) 能夠體會出那一個變體是當前的音變潮流的主流 (潮流論)
- d) 體現主流變體

這個體現過程也就是匯流潮流中的整流過程的體現。在這個過程中完全不需要任何基底形式的存在，因此也不需要過問音變律是否自然的問題。因為體現主流變體的過程是根據變體的系聯，而不是根據自然的衍生規律的。所以不管 a, b 兩個變體差異有多大，因為已經系統成一個範疇，他只是在 a 和 b 之間選擇了 b 而已，而不理會 a→b 是否自然。

如果不承認以上所擬的體現過程，而要堅持變項的基底形式以及音變的自然性要求，那就需要解釋本調、變調之間的轉換(tone sandhi)是怎麼進行的，許多

⁹ 一個以閩南語為母語的人，可以精確地知道甚麼時候唸本調、什麼時候唸變調，並且那些字的本調怎麼讀、變調怎麼讀，他絕不會弄錯，但除非受過相當程度的閩南語音韻學的訓練，他並不知道閩南語有幾個調，每一個調的本調是甚麼，變調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讀本調或變調，他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從這個事實就能夠了解人類的語言知識都是不自覺的、潛意識的存在。

怪異的詞音位轉換(alternation)是怎麼進行的，詞彙的蛻換是怎麼進行的。因為本、變調之間、轉換的詞音位之間或詞彙之間往往差異性極大，卻都不礙轉換的進行，何況是方言變體的轉換呢？

由此可見任何詞音位以上的轉換，包括接觸音變，都只需要完成系聯的工作便可，無需考慮基底形式，也無需考慮音變的自然性。

11.8 小結

本章是本論文的理論總結(generalization)。目的是在解決一些前面各章中沒有解決的問題，包括方言競爭力、音變潮流與語言普遍性、漸層擴散與範疇擴散等，及相關問題。

針對漳泉競爭與新台灣話的形成原因，本章首先排除了語言社會學的可能因素。雖然調查顯示台灣優勢腔整個向漳音靠攏，但是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漳州方言的競爭力比泉州方言強，經過分析漳泉兩個方言是勢均力敵的。因而漳泉競爭中漳音變體取得優勢的事實應該求諸於語言內部因素。

本研究支持薩丕爾有名的「潮流論」(drift theory)。有些普遍性的規律，在祖語時代就潛伏了變化的動機，動機紛紛在各個分支語言發酵，因而進行了平行演變。

漳泉競爭中有些音變方向早已是整個閩南語的共同潮流，部分是漳泉競爭中取得了為主流地位，j 聲母的強化 j→l、央元音的崩潰、聲調的平調化和中調化都是普遍發生在閩南語各個方言的潮流，閩南語方言只有快變晚變的差別，沒有絕對不變的，本論文所顯示的台灣閩南語的演變只是反映這個潮流而已。

方言的衍化可分方言分化與方言會同兩種。我們分別舉〈日〉母為例擬出〈日〉母音讀的分流圖；舉〈入〉字頭為例，擬出〈入〉字頭方音匯流圖，說明方言分化和方言會同的兩個模式。台灣閩南語的音變屬於漳泉方言會同的模式。

能夠成為一個語系或語言的音變潮流，這個音變律必須是合乎語言普遍性的，在漳泉競爭中合乎語言普遍性的音變律才能成為台灣閩南語音變的潮流，不自然的音變律及其衍化的方言變體總是難逃被揚棄的命運。台灣閩南語的演變表面是漳泉的方言競爭，其實方言競爭只是催生或加速了普遍的音變律的運作。

語言或方言的使用者在語言演變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水分子一樣，一個水分子並不知道自己要流向何處，只是毫無意識地隨波逐流，每一個水分子都是潮流的一份子，沒有水便沒有潮流。但潮流的方向是自然的力量決定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決定潮流的方向。

薩丕爾(Sapir)的潮流論看似玄妙，但是從本研究的分析看來，薩丕爾實在具有偉大的洞察力，只有洞察了語言異質性的本質，洞察了語言普遍性在語言演變中的作用。

變項的「範疇」(category)是有層次的(hierarchical)，不同的抽象層次有不同的音變律，相關的音變律就在整個韻類或一個字類中進行。不管範疇的抽象層次高低，我們把這類擴散的程序通稱為「範疇擴散」(categorical diffusion)。音變律由一個詞擴散到另一個詞的過程，叫做「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音變律從一個字類擴散到另一個字類的過程叫做「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所有音變律的擴散都不是突然的，而是漸進的。我們統稱這種擴散方式叫做「漸層擴散」(gradient diffusion)。

擴散結構的順序不是任意排列的，是依照結構的有標性而排列的。所有的擴散結構可以排成一個意涵階梯圖(implicational scalogram)，音變律在最右邊的結構找到一個缺口，然後循序向左邊的結構擴散，一個結構一個結構的完成，直到最左邊的結構也完成了擴散，整個範疇的結構擴散也就完成了。

最後討論結果單位論的幾個相關問題。本論文整個理論架構支持結構方言學的假設，認為變項可以看成為一種結構單位，所有變項構成通變系統，屬於方言使用者語言能力的一部分。

但變項沒有基底形式，一個字類不管有多少個方言變體、變體之間有多大的音值差異，一個雙方言者都會把它們系聯(identify)起來。因此不論變體之間差異性有多大，處在潮流中的方言使用者唯一所做的只是在系聯起來的變體中選擇一個主流變體加以體現而已。